尤菴集

三十九

碑石

碑

圃隱鄭先生神道碑

圃隱先生既沒二百八十有餘年後學恩津宋時烈爲之說曰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亡而惟其託於人者有絶續故其行於世者不能無明晦此正朱夫子所謂是皆天命之所爲非人智力之能及者也嗚呼若先生者豈非其人歟先生挺豪傑之才負特立之資當麗運之將訖其盡瘁所事臣道畢備者固已垂諸册書與古人并駕麗氏之有先生豈不幸歟雖然先生天爲我東生之也我東僻處夷服中至周武王時

殷太師來爲君長八教是施是必宗其祖舜司徒之
敬敷者然繼作者無有聞焉歷二千餘年迹熄言堙
將隨世而益下矣當胡元之世天下腥膻至於東土
則又夷倫益斁誠亂極思治之日也先生以癸歡帖
睦爾之五年丁丑十二月戊子生焉歿於　洪武壬
申四月初四日葬於龍仁慕賢村文秀山辰坐戌向
之原諱夢周字達可自未生時已有嘉徵稍長即慕
聖賢之學父母喪皆廬墓終制雖其非禮之正然食
稻衣錦供佛飯僧之俗漸變其舊矣衣冠文物遵用
華制以韋鞾屨弁裳之陋則用夏變夷之漸已見於
此矣請言談理主於朱子而橫說竪說無不脗合則

不但古註之支離紛挐者不能以誤人而如江西永嘉之似是而非者亦無所售焉則有如百川歸海衆星拱極矣用家禮立祠堂而祭祀之禮正拒北虜歸義主而春秋之法明蓋其宏綱大用皆可以質鬼神而無疑俟百世而不惑矣是故　本朝諸儒得有以推本演繹其道學淵源典章文物沿洙泗洛建而浸淫乎殷周者皆祖於先生則其制治保邦盡忠成仁者寔先生之餘事也　本朝自國初漸加褒尚至我中廟朝靜庵諸賢出而益加闡明遂以從祀文廟則崇報之典至矣盡矣然若與薛崔安諸賢爲同條共貫則尚論者或不厭也惟禴昌之際史多闕文故先

生進退之義後人或有疑焉者然先生義精仁熟以道周旋君子之所爲豈衆人之所知哉昔有以問於退溪李先生者先生曰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斯至論也嗚呼先生盡心危邦卒以身殉則其忠盛矣喪祭之禮能變舊俗則其孝大矣然自古篤於忠孝者世不乏人則先生之忠與孝猶有其倫矣其斥胡元歸 皇朝用華制變胡俗使我東土爲中國之屬國而蔚然爲禮義之邦者是非先生之大功乎然考之春秋則弦黃諸國遂隔荊楚慕向中國以至滅亡而不悔者有之則先生之功亦不能以專美矣唯其以儒者之學爲己任而其爲學也

必以朱子爲宗使後之學者皆知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此三者爲聖學之體要則其功孰與之侔並哉且夫自朱子以後中朝之道學分裂歧貳陽明白沙之徒以荒唐隱僻之說思有以易天下而洙泗洛閩之宗脉晦塞而不傳此其害甚於洪水猛獸之禍矣獨我東土擇之也精守之也專訖無支分派別之惑此雖後先生而賢者之功而至若尋源泝本則捨先生其誰哉故前後尚論之士莫不曰先生東方理學之宗斯乃士林之公言也昔文中子曰通於夫子受罔極之恩東土之士於先生亦當如此云嗚呼此實天爲我東篤生哲人以啓

道學之淵源使絕者續晦者明嗚呼此豈人智力之所及也哉先生延日人上祖襲明麗朝以名儒官止樞密院知奏事曾祖仁壽祖裕考云瓘俱贈顯官妣李氏署丞約之女也先生二子宗誠宗本　光廟朝有名保者與六臣友善逮其獄起保常懷慨往省其庶妹爲韓明澮之妾者曰公安往曰詣闕鞫獄也曰公當爲萬世罪人明澮聞之卽詣闕告　上親鞫之保曰常以成三問朴彭年爲正人君子故實有是言　上命轘之左右曰是鄭某之孫也　上遽命減死曰忠臣之後只竄迎日亦可謂尚其類也世愈遠益不振識者疑焉自近世以來漸至蕃昌其最顯者右議

政維城判中樞應聖寅平尉齊賢統制使楹統制使
傅賢同知倘其奉先生祀者朝廷例加録用今尚瑞
直長繼光於先生爲十一代孫也古人有言曰開千
眼者必有後於此亦可以見先生也銘曰
堪輿磅礴一理充塞風氣周旋開有後先昔者全閩
一蠻夷區洎紫陽生爲魯爲鄒惟此東方寔惟九夷
父師之後八教漸微勝國謠俗猶是椎髻惟我先生
崛起其季豪傑之才純粹之體不由師承默與道契
修之於己行滿鄉里行之於國風動遐邇庠序既設
俎豆莘莘士誦詩書畏趨作新當時天下陸沉胡虜
維茲用夏周禮在魯義主攘夷背陰向明春秋大義

炳如日星未盡底蘊天柱忽傾其身既沒其道益壽若山有岱如北有斗蓋先生道乃紫陽學祖述憲章躬行心得其在丈席攘斥百家橫說竪說一此無他第所論說聽者疑惑及得胡遍無不符合地逺世後若航斷港因言得意痕血掬棒爾後諸賢承繼張皇歷選前後其功莫當若宋濂翁始建圖書以授關洛以傳閩甌此殆天啓紘會宗元凡我後學永泝其源

大司成尹先生神道碑

余嘗爲大司成尹先生述其墓表矣其諸裔又將伐大石備載事蹟以揭于阡道謹按先生諱倬字彦明坡平人上十四世祖瓘有大名今名公鉅人多其子

孫高祖坤以翊戴功開封號謚昭靖曾祖希齊行檢參議贈贊成祖培掌令橫罹淫禍事見家乘考師殿官縣監妣雲峰朴氏府院君從愚女先生以　成化壬辰生始從朱溪君深源學朱溪以宗室子實倡性理之學　弘治辛酉先生年三十擢第隸成均燕山甲子編配朔寧　中廟即位起廢由直講歷司藝司成以至大司成同知成均館事其他遷之可考者惟弘文校理禮曹正郎而已其餘皆在成均蓋是時靜菴諸先生皆萃於朝倡明道學期以堯舜君民而庠序諸生亦皆薄藻繪陋章句講說周孔程朱故諸老先生皆撤皐比以推先生先生亦自喜諄諄不倦雖

退食之暇挾册詣門者連武焉如宋文忠公麟書李文純公滉皆承講授又如洪相國暹元判書混皆屏爵位終執席間之禮甚謹焉其後文純公每以所聞於先生者舉似學者必稱尹先生而其所誦大學格致之說者似不失乎晦翁之遺指矣己卯七月　上遣承旨韓忠分御厨往成均餉其師生翌日皆詣闕箋謝　上御正殿引見先生同靜菴及金大成混登對又引諸生講書於前九月　上謁文廟訖御明倫堂諸賢被對與諸生講論尚書周易等書一時傳爲盛事其十一月奚卓等以陰謀起士禍先生別職當議讞即謝不出羣小益不悅先生坐廢退斥久之

僅叙漢城左尹已而出爲松京留守而卒實甲午十一月廿八日也明年二月廿五日葬長湍府東基谷里午向之原先生前娶縣令韓士信女生先智兵馬使再娶大司憲李陌女生先哲副正其季先正女壻許鑄許明皆蔭仕其後雲耳益蕃以昌至今五六世殆數百人其顯者孫暻僉知暹承旨俱歷淸選玄孫煌大司諫名行著稱烇弼善臨亂效節二房子姓皆力學修行模範一世其外出如監司洪命耆僉義死難判書洪命夏爲世名臣皆本於先生其餘別見下方嗚呼我東肇自檀箕上下數千年間惟 本朝之治最號文明而論其尤盛則又莫如己卯之世擬之

則周公制禮之後宋之元淳之間乎當此時久處師儒之職以專作新之任則其學術之正譽望之隆不待言而可知也其門下諸賢又蔚然以賁 明宣之際則其功亦可謂盛矣今大學庭中有先生手植文杏數株先生每以語學者曰根深者末必茂故其學於先生者皆敦本實耻夸毗久而無弊能有其傳蓋爲己下學之功爲學者之先務此其徵也歟近世李文成公珥最於此學擇而精語而詳而亟稱於先生必以靜菴並美後之學者以是爲正則其於尚論也庶乎其得之矣銘曰

詩歌棫樸作人之德在　中宗世誰任其職有美先

生學有本末　王曰汝賢宜承宜弼姑長我學以教以
育士曰吾　王爲我擇師棄爾談戲捨爾文詞進退
酋丈爾質爾疑公在于泮多士式訛於樂泮宮載絃
載歌如古皐契贊襄咸皆夔在虞庠栗溫是詣濟濟
彬彬庶躋以寧讒人罔極卒壞于成雖則壞之令聞
不已宏儒髦士聿追遺指亦有聞孫其德克似其德
維何忠信文行惟爾有孫敬彼壇杏

十清金先生神道碑

十清先生朝京師還到遼東聞北門禍作先走陰崖
李先生耔松齋韓先生忠同南衮赴燕衮病甚危松
齋曰這漢不死必赤士類矣陰崖目攝之而至誠救

療至是禍作袞與沈貞之爲也先生涕泣曰袞貞果
亦士類孝直何罪孝直靜菴趙先生字也姦黨固已
衒之既畢使入侍筵席　上方講論語至過勿憚改
先生進曰　殿下亦有過矣向者趙光祖等欲效唐
虞之治　殿下尊寵信任之於是新進之士遽欲革
舊更新固有過激之失矣其時　殿下若能取財稱
停則必有成效而顧乃竄逐殺戮是　殿下之過大
矣然知其過而速改則是無過矣過而不改斯爲過
矣因反覆陳說言淚俱下既退袞時爲左相與其黨
合辭啓曰聞筵中一宰臣以光祖被罪爲言請推治
兩司長官洪淑趙邦彥等請拿鞫遂下廷尉其責辭

曰趙光祖罪狀朝廷既依律處斷而某在宰相之列眩亂是非使論議不定事將不測　上特原之只杖配于陰竹縣留春驛當先生進言時尚公震以翰林入侍出而歎服曰今日始聞讜言玆黨怒並劾之壬午先生蒙宥因寓居于忠州知非川上自號知非翁及後朝廷收叙黨人處先生以樞府入京謝　恩即還杜門以沒其世先生慶州人諱世弼字公碩新羅金氏王之後高麗有仁琯檢校太子太師自粹文科壯元官至都觀察以孝旌閭號桑村寔先生高祖也曾祖根　本朝漢城少尹贈兵判祖永儒　成廟朝名臣官至知樞謚恭平公考薰僉正贈判書妣宋氏

郡守嚞之女　成廟臨軒試諸生先生爲第一時年十八　上愛其年最少卽命題呼韻先生復操筆立就　上益奇之賞賜甚優　弘治乙卯司馬丙辰登第由槐院爲翰林選入玉堂自正字至修撰以天曹郎奉使北關時李聾巖賢輔爲永興訓導先生一見識其爲人歸卽薦拔卒爲名卿燕山甲子罹士禍謫巨濟丙寅　中廟卽位以應教召還　上命擇文士賜暇書堂時被選者六七人先生爲之首陞典翰故事當進講時典書吏必籤進當講處進講官必宿習其句讀文義然後乃入一日吏適誤籤他處先生與諸僚入筵則非所宿習者而適語艱義奧同僚開卷

失色先生倉卒讀下灑然解釋略無礙滯蓋先生博洽經史都無生面文字故其能副急迎亦如此同僚莫不歎服陞通政爲副提學承旨者居多丙子爲養爲廣州牧　上講易學啓蒙有難解處　上問誰知者有以先生對者卽命馹召入對明暢　上甚嘉歎焉嘗命該曹錄聞廉潔善治人先生與鄭誠謹等與焉卽進嘉善階觀察湖南入爲大司憲吏曹參判己卯春　上將講性理大全別擇靜菴金慕齋安國等十一人先生卽其一先生在當時爲上下所推重如此也先生生沒皆癸巳歲娶府使李鐸女長男礪次礎參奉季礎持平生員楊誼萬戶崔弼臣生員李贊三

女壻也內外曾玄甚蕃而且多顯者不能盡記世以己卯爲我朝文明之盛當時坐黨謫者其之才之德不言而可知矣先生學問論議可爲後世法者必多而斬伐銷鑠之餘無有能發揮傳述者又胤子持平公於乙巳士禍繼被淫刑以沒未能收拾襲藏以遺後昆獨其見於黨籍者只寂寥數語而已可勝歎哉今據家狀則有曰天資甚高充養有素爲學以格致誠正爲先爲文絶去藻飾華靡之習其居家事親盡其孝事兄盡其恭奉先盡其誠教子弟一遵禮法當官處事廉潔正直尤以道德開濟爲士類所敬重噫當時薿薿諸賢其規模氣象自如是矣此足以觀先

生大略矣夫豈多乎抑其前後受禍松齋最酷陰崖最輕先生居兩先生之間今先生與陰崖並享於忠州之書院尊慕先生者既不以受禍輕重而有間於陰崖尊慕松齋者亦豈有貳於先生哉其高下淺深非後學之所敢知而一時諸賢之相與同條共貫則無疑矣然則黨籍序以受禍輕重爲優劣者有未必盡然者矣慕齋先生金公安國嘗撰先生行狀不幸逸於兵火其後因循無復有收錄發揮者今先生四世孫遇坤宗鉉等來請墓文余辭不獲命而追叙如此云銘曰

中廟改玉衆賢彙征濟濟盈庭其志君良其道商周

其學周程誰與同朋與同其氣允矣先生博極羣書無深不鉤無賾不精經幄討論操戈入室羣彥皆傾雖在外郡　上思其學亟招以旌世慕其賢蜮含其沙虫篆忽成神武夜開賢俊駢首鬼泣神驚洪水漫天包山駕陵一柱亭亭日暮天陰鴟鴉滿林鸑鷟孤鳴牢狴桁楊對移殘馹澤畔之醒天網俄弛置我朝籍爛然晨星匪我思且歛衽來歸魚鳥爭迎我室清幽我稼豐長我湖空明如昔宋朝元祐完人有劉元城竟收初心不施以沒彼哉袞貞士林追慕享祀孔式黍稷非馨有來千秋疇敢不式先生之塋

南冥曹先生神道碑

南冥先生既没士益苟俗益偷有識者思先生益甚然人人尚知貴義賤利恬退之可尚貪冒之可羞則先生之功實大矣先生天分絕異生九歲嘗疾甚先生告母夫人曰我幸爲男子天必有所與今日豈憂夭死乎甫成童目見己卯士禍之慘遂不赴舉以親命嘗一就爲文慕左柳一日讀濂溪志伊學顏之語慨然發憤自山齋揖諸生歸日讀六經四子及宋時諸賢書精究力索夜以繼日手摹先聖及周程朱三子像以寓景慕之意宋圭菴先生李相浚慶贈以大學心經等書先生輒書曰自得此書悚然如負丘山益從事於朴實之地時　文定正位大小尹相構先

生益無當世意永拋博士業入智異山築室以居扁曰山天齋一意進修所造益以高明嘗以晦齋先生薦授齋郎不就後晦齋按道求見亦辭謝　明廟三年特命超敘兩拜主簿退溪李先生在朝以書勸起終不肯又除丹城縣監上疏辭二十一年陞判官召旨再下仍賜藥餌食物先生遂赴　召上引見問以治道先生對曰道在方策不須臣言臣以爲必須君臣之間情義交孚然後乃可有爲也因極陳生民困悴之狀　上問爲學之方對曰必須心得不可徒聽人言也　上又問孔明事對曰孔明與昭烈同事十年不能興漢臣所不得知翌日謝歸　宣廟初再

有徵命又辭因進時弊十事二年又承　召上章言爲治之道在人主明善誠身必以敬爲主又極陳胥吏情弊狀除典籤不拜歲大饑　上賜粟以周先生上書陳謝且曰累陳愚言無所施用辭甚切直　上俄聞其疾亟遣醫視之則先生已沒實　隆慶壬申二月八日也前歲後山木稼　帝京星官語　本朝行人曰汝國高人近將不利至是果驗噫哲人生沒豈偶然哉四月六日葬于山天齋後先生氣宇高凝嚴毅正大莊敬之心恒存于中惰慢之氣不設于形潛居幽室肩背竦直晨興靜坐默觀精思閒若無人其學專以敬義爲要左右什物所銘而自警者無非

此事故先生神彩峻潔容貌俊偉其克己如一乃兩
段其處事如水臨萬仞絶無依違苟且之意平居家
人不敢闌語媟笑內外斬斬最篤於孝友在庭闈間
油油翼翼以善爲養專以悅其心志其持制血泣哀
慕前後皆廬墓戒童僕毋以家事來諗人有來弔者
只伏哭答拜而已未嘗與之坐語與弟桓友愛彌篤
常曰支體不可分也同居一墻之內出入無異門雖
退處山林傷時憂國出於至誠每中夜獨坐悲歌泣
下人殊未之知也取友必審其人有不可於意者雖
達官要人若將浼焉最與成聽松大谷東洲李黃江
金三足堂諸君子相好若芝蘭與退溪先生往復辨

論嘗與退溪書曰平生景仰有同山斗退溪論先生曰今於君子出處之義矣先生教人各因其材有所質問必爲之剖析傾倒聽者洞然開釋嘗曰今日之弊喜趨高遠不察切己之病聖賢之學初不出日用之間如或捨此而遠欲窺性理之奥是盡性至命不本於孝悌也又曰聖人微辭奥旨先儒相繼闡明學者不患難知患無爲己之實也讀書至緊要處必三復乃已仍成二册曰學記其文集若干卷行于世上賜祭賻粟贈大司諫後加贈領議政謚文貞晉州三嘉金海諸邑竝皆設祠以享焉先生諱植字建仲曺氏出昌寧始祖瑞寶麗祖外祖自是士大夫不

絶國朝錫文領議政封府院君是先生六代祖曾祖
安習生員祖永不仕考彦亨登第歷揚中外妣李氏
忠義衛菊之女以　弘治辛酉六月二十六日生先
生于三嘉之兎洞夫人曹氏其父琇世爲南平人生
子次山夭死女適萬戶金行側出次石次磨皆縣監
次矴護軍金行二女適叅判金宇顒監司郭再祐次
石男晉明察訪次磨男敬明益明復明女適叅奉鄭
興禮次矴男浚明生員克明女適鄭頠晉明生㬎敬
明生曄晼暾晤益明生晬脹復明生暾瑞浚明生㬎
昇暑克明生景晏㬎昇晏皆生員內外曾玄摠若干
人余生後世未及灑掃於門下然一時諸賢之論想

像而揣摸其壁立千仞日月爭光之氣象至今猶使人凜然畏敬其扶樹風聲以振委靡之習俗也宜哉至於啓手足而猶以敬義諄諄語學者所謂一息尚存不容少懈者耶孟子曰聖人百世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朱夫子取此語以稱東溪高公倘使夫子復起則先生脚下其不用此語乎抑否乎必有能識之者矣銘曰

天賦之高襟懷無累瀟灑落落信古好義名節自礪橫流碣石築室山間嘯咏唐虞徜徉自樂惟敬與義聖師所訓大揭墻壁喚醒滌濯對越上帝日乾夕惕聖朝側席貢然來斯欻反初服進修之勇捕龍縛虎

老而彌篤聲名愈高士林愈傾如斗在北木稼徵災
少微藏輝哲人之厄高山既頹邦無典刑士靡矜式
惟厥風聲廉頑立懦壽我國脉頭流倚天其川坼地
濟淪磅礴有來千億先生之名與之無極

河西金先生神道碑

國朝人物道學節義文章忒有品差其兼有而不偏
者無幾矣天佑我東鍾生河西金先生則殆庶幾焉
先生諱麟厚字厚之蔚州之金蓋出新羅金傳王鶴
城府院君德摯其別子也以至于　本朝直長義剛
訓導九叅奉齡寔先生曾祖祖與考也妣玉川趙氏
叅奉公孝謹好善有古君子風先生生而形貌端正

風神秀朗數歲行必正履不由側逕身外之物一不經意惟書籍翰墨是好嘗手擘菜皮必盡其心乃已曰欲見生理之本末九歲奇服齋遵見而異之曰子當爲我世子之臣盖　仁廟性質生知臣良咸仰其聖德故也稍長常穆然默坐儼若對越講論到意會處輒欣然自得達曙不寐其所造已深遠矣　嘉靖辛卯中司馬時年二十二時經黨禍未久士諱學問之名先生與退溪李先生志氣相得往還講磨極有麗澤之益焉庚子登第分隸槐院賜暇湖堂拜弘文正字陞博士兼侍講院說書　仁廟毓德春宮聖學日躋得先生大悅恩遇日隆或親至直廬從容問難

老而彌篤聲名愈高士林愈傾如斗在北木稼徵災少微藏輝哲人之厄高山既頹邦無典刑士靡矜式惟厥風聲廉頑立懦壽我國脉頭流倚天其川坼地濟淪磅礴有來千億先生之名與之無極

河西金先生神道碑

國朝人物道學節義文章忒有品差其兼有而不偏者無幾矣天佑我東鍾生河西金先生則殆庶幾焉先生諱麟厚字厚之蔚州之金蓋出新羅金傅王鶴城府院君德孳其別子也以至于　本朝直長義剛訓導九叅奉齡寔先生曾祖祖與考也妣玉川趙氏叅奉公孝謹好善有古君子風先生生而形貌端正

風神秀朗數歲行必正履不由側逕身外之物一不
經意惟書籍翰墨是好嘗手擘菜皮必盡其心乃已
曰欲見生理之本耒九歲奇服齋遵見而異之曰子
當爲我世子之臣蓋 仁廟性質生知臣民咸仰其
聖德故也稍長常穆然默坐儼若對越講論到意會
處輒欣然自得達曙不寐其所造已深遠矣 嘉靖
辛卯中司馬時年二十二時經黨禍未久士諱學問
之名先生與退溪李先生志氣相得往還講磨極有
麗澤之益焉庚子登第分隸槐院賜暇湖堂拜弘文
正字陞博士兼侍講院說書 仁廟毓德春宮聖學
日躋得先生大悅恩遇日隆或親至直廬從容問難

且特賜書册又爲墨竹以寓微意先生作詩以謝其
印本爲世所寶爲副修撰因東宮火變上劄曰自古
善治之主莫不以親賢才正士習爲本蓋必親賢才
可以專輔翼而養氣質必正士習可以明彝倫而正
風俗且如向來己卯之禍朝野無不愍其冤枉然而
至今不能開陳本心顯白非臺上以釋 殿下一念
之疑下以洒諸臣九原之憤而一有端言正色之人
則輒斥以小學之徒士習不正職此之由願 殿下
虛心靜慮深惟致災之原研幾於講學而致曲於存
察要使本原澄澈表裏皆實無一毫私僞以雜之則
邪正不難辨是非有所定可以起己偷之士習可以

振已解之紀綱教化之陵夷風俗之頹敗有不足慮矣辭意剴切自此　中廟益知靜菴諸賢之寃頗示悔悟而厥後申請者益衆卒至　仁廟初服快下伸雪之命先生蓋發其機焉乞養得玉果縣監務循良情一境賴之明年乙巳詔使張承憲至召爲製述官時　仁廟初卽位時議咸欲留先生以補新化而時事顧有可憂者先生辭以親癠而歸七月　上猝然賓天先生聞訃驚慟幾絕而蘇因以疾解縣任歸自是凡有除拜皆不就連丁內外喪克盡情文至於衰服之制一遵禮經喪除以校理召又上箋辭　明廟諭以君臣大義先生亦極陳疾病難進之狀並辭食

物之賜庚申春忽感疾屬當上元命家人具蒔食薦于家廟事訖遺命勿用玉果以後官爵遂以翌日庚午壽五十一而歿訃聞　上驚悼特致賻儀先生清明溫粹胸次洒落人以爲清水芙蓉至其立志爲學之積之以窮理主敬謹思明辨之功則其造詣之深也人不能有所測知者矣蓋先生初從金慕齋受小學書用功最深至於大學則兀然端坐而讀之至於千餘遍反復紬繹不得不措自後雖以授門人弟子未嘗以易此也嘗曰大學一部之中體用具備條理不紊捨此無以進道矣不讀是書而欲看他經猶不築基址而先作室屋又曰讀此書無疑者未必有實得

若字字研窮句句思量則必有未透處如於章句未透參以或問或問未透參以諸家之說久久必見氷釋之效矣其於語孟詩易覃思實踐而日得力莫如語孟又嘗謂太極圖說義理精深西銘規模廣大不可偏廢常玩索不已至其持守則必以敬爲一心主宰日用之間儼然肅然辭氣安定視聽端直表裏無間動靜如一情意之發獨先照於幾微事物之應必揆度於義理善利公私之分益致其謹自其性命陰陽之妙以至人倫孝悌之實體在一身本末備具卓然乎大中至正之規矣故有言學當專務篤行者則曰知有不明行必窒礙有言學當專治其內者則曰

外不整齊內必怠慢又嘗曰學莫如知行並進內外交修至其證訂諸說之未安者毫釐必辨於花潭則慮其弊流於頓悟之捷徑於一齋則病其道器之混爲一物論人心道心則黜羅氏體用之說至於退溪李先生有四端七情理氣互發之論高峰奇先生深疑之質問於先生沛然無所凝滯遂以論辨於李先生殆數萬言世所傳退高往復書者是也蓋先生於道理洞然無疑叩之斯應若取諸袖中而與之而無不曲當故雖以退溪之精密亦屢舍己見而從之文元公金先生以先生說考證禮書者多有焉先生論議不惑於新奇不亂於繳繞平正明白使人易知擷

撲不破然未嘗以知道自居常若有不足者嘗有詩曰天地中間有二人仲尼元氣紫陽真先生識趣大槩此可見矣先生少有經濟志當安老伏法之後金慕齋李晦齋諸先生稍稍進用而先生獨見幾微即有歛退志及　仁廟賓天驚號殞絶如不欲生杜門自廢屏棄人間事頓無遑往事居之意每值七月一日輒入家南山谷中慟哭竟夕而反蓋當時不敢問故只自隱痛於心而未嘗形諸言語人終不能知也嘗作有所思吊申生諸詞寄意激烈一篇之中屢致意焉讀之者自然髮竪而膽裂然竟莫測其旨意之所在也歷覽古今至奸巨媒孽使君父罹其禍者必

扼腕慷慨不翅躬親當之者蓋以一心而函三才造化之妙以一身而任萬世綱常之重者終有所不可誣者矣其家政必以正倫理篤恩義爲主閨門之內和順雍睦而濟以嚴整入其家者如入治朝焉飲酒微醺繼以吟哦音調洪暢令人莊以和暇日必攜冠童逍遙徜徉顧謂諸生曰學者時時體認沂水庭翠氣象然後方能少進爾後學之被其引接者如襲春風而覩慶雲也其述作根於風雅參以騷選李杜凡有感觸一於詩發之清而不激切而不迫樂而不至於淫憂而不至於傷皆所以理性情而涵道德其疏章通暢典雅必以理勝真仁義之言也文集若干編

行于世周易觀象篇西銘事天圖諸作逸而不傳惜哉至於天文地理醫藥占筮筭數律曆無不通曉筆法勁健絕無妍媚態所謂德性相關者然也配尹氏縣監任衡女二男從龍從虎三女壻趙希文梁子澂柳景濂也從龍男仲聰參奉無嗣從虎察訪男南重其子亨福亨祿亨祐亨祉二女壻李奎明奇震發也亨福男昌夏泰夏亨祐男嵂夏亨祉男鳴夏大夏其出后亨祿者仲男也昌夏生襲瑞斗瑞時瑞泰夏生天瑞地瑞元瑞鳴夏生致瑞李壻男逸之實之苾之密之佶之奇壻男挺然挺之挺漢內外曾玄摠若干人以文行相尚其年三月癸酉葬于長城治西願堂

山先塋西陽之原門人創書院以享之　崇禎壬寅
顯宗大王賜額曰筆巖復命贈吏曹判書兩館大提
學諡文靖道德博聞曰文寬樂令終曰靖嗚呼聖朝
崇報之典至是而無遺憾矣蓋海東自殷師世遠聖
學不明至我　中明之世治教隆盛莫不以洛閩爲
準則然於道器危微之說尚多聽瑩者而先生自能
獨見大意學問思辨直尋正脉　本朝宗儒名賢往
往致身於蔑貞之際周旋委蛇志欲扶社稷救士林
身且不免而先生自能知微知彰遯世無悶以沒其
世由是觀之其明知達識超乎事物紛糾之表而深
造厚積進乎精密正大之域至其清風大節聳動震

耀使之頑廉而懦立則雖謂之百世之師可也然而本之則實根於道學之正然則人不可以不知道而欲知道捨學問何以哉世徒以節義論先生者可謂淺之爲知也銘曰

達道有五君臣父子此其大經欲盡其理盡究聖經有知有行學問之道亶在於是捨是曷程於惟先生天賦之異質粹氣清智豪力雄勇邁終古廣大高明既極羣言反以約之允矣集成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各得其貞其所及人沛然旁達式圍式型世道人文天秩民彝炳如日星循古訖今計功論德孰與先生聖朝褒崇多士尊慕岱宗魁衡願堂之陽銘此豐碑

維千萬齡

休庵白公神道碑

靜菴趙先生以聖賢之學興致澤之治旋遭奇禍其言行之可爲世法者乃爲世所諱其道幾乎熄矣不有親承旨訣篤信守死公誦於衆咻之中使其復明於世者斯文安得有今日乎則休菴忠肅白公諱仁傑字士偉其人也蓋當我 中廟盛際羣賢蔚起金公湜以高才邃學長成均公慨然有求道之心每諸生隨例講學之外公獨執經難疑必得其義理之正然後乃已尤尊信趙先生委己而師事之就其宅傍搆室以居焉既而北門禍作師友盡殲公慟念悲傷

即入金剛山久然後反間游大學出言制行不改師門舊法衆皆指目文網將加公故稍去崖角又爲大夫人年高遂取司馬及第時輩斥以趙先生徒擯隸成均館久後始授藝文館檢閱故事政曹開政則藝文館一員詣政廳書其得失公以眇然新進能復其廢執筆往惟謹政曹甚憚之陞爲禮曹佐郎爲養爲南平縣監建學擇師以教其人又親至爲正句讀如明道晉城之爲均賦薄斂以厚民生倉厥廨舍廢無不修有以關節撓法者公一斥之以治行第一特陞其資以獻納　召有忌而譖之者還仍舊任竟拜持平轉戶曹正郎兼春秋館記注官乙巳　仁廟昇遐

明廟卽位　文定大妃下密旨于尹元衡使亟除仁廟舅尹任及大臣柳灌柳仁淑等公時復爲獻納主謀者難公使許磁諭公指磁舊要也磁要說百端公拒不聽磁怒曰所以先事委曲者知有老親也非細故也或曰辭疾可免乎公曰臨事辭難吾不爲也翌日臺諫齊會議多從公事不得發於是鄭順朋李芑林百齡許磁徑詣闕請罪三人時李晦齋彦迪爲院相亦不敢救公將與同列爭之同列縮頸無敢應者公乃獨啓曰國家事當出於光明正大今罪此三人而不廷議不列罪名后弟奉密旨行事何以示後世且使奸人暗地構扇以陷所惡其流之害何可

勝言元衡承內旨以肆其惡大司憲閔齊仁聞有內旨伺候諸宰家有同傳令軍卒請皆抵罪又駁兩司失其言責　文定大怒下公于吏曰任等謀危　宗社此人託公護賊事將叵測時北窓鄭公磏順朋子也牽裾以諫曰白公忠直今若見殺父將得罪萬世順朋乃疏曰白某不知國家重事徒言密旨之非愚妄之發不必深罪　文定由是怒霽只遞官歸坡州於是柳尹三人皆以逆論死越三年丁未鄭彦慤以良才壁書告變因加罪乙巳人或死或流公遂配安邊未幾大夫人歿公以不得奔喪號擗倍常越五年有大赦放還田里公素貧至是生理益蕭然固晏如

也先是己酉有奸人又上變乙巳餘人鮮有免者公亦不以爲意客至觴酒歌呼談論自若人不見其愁居憂處之容也每夜必誦太極圖說程朱諸書未嘗不在左右居廿餘年元衡敗死公議稍張公叙復歷四官爲揚州牧使爲民興利去弊纖悉無遺民立石頌之　宣廟卽位務求賢俊公甚負朝野之望數月之間自弘文校理歷直提學陞承旨移吏曹參議大司諫時　仁順王后垂簾公進曰　嗣君不至幼冲女主不可以久聽國政　仁順不悅然亦未幾撤簾公爲　上進劄言古昔聖王先正厥心以立其本堯舜所謂精一執中卽其事也　殿下體此而能建其

極則羣下莫不精白一心丕應徯志矣　殿下生長閭闔此商王舊勞於外知小人之依者誠能終始典學遜志時敏則心與理一政學相成矣又曰所謂敬者所以成始成終者也　殿下念茲在茲動靜勿失則所謂篤恭而天下平者可馴致也又曰吾東方道學自鄭夢周金宏弼始有淵源趙光祖以傑出之才闡程朱之學循蹈規矩非禮不動大礪名節興起斯文二帝三王之盛庶幾復見而衮貞肆其鬼蜮竟致冤死朝野之痛久而彌深請宜推奬眞儒贈以高官美謚從祀文廟則天理可明人心可正道德可一而風俗可淳矣遞授工曹參議旋復前職　上議祭私

親公以爲繼統之義雖嚴而私恩不可盡絕今遣祭宮以伸至情無不可者言者以爲非是駁遽公復爲工曹參議轉大司成公因遂退歸　上思公風節屢以兵曹參知大司諫召皆固辭俄特陞嘉善拜大司憲公三辭　下手札曰君子生世致君堯舜垂名竹帛可也卿忠誠貫日月節義凌氷霜宜速赴召公遂趨朝未幾遞屢拜同樞兵工曹參判兼　經筵義禁府事復長憲府者再嘗以天旱上疏曰昔漢臣有言天災不痛於肌膚震食不損於聖體故蔑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此言眞今日藥石也願　殿下惕然自省痛洗弊習進上貢物量宜減損諸色卒隷均其苦

蠲除一族之侵禁無名之稅可以利國便民者期於必行則及今猶可爲也今既疏釋幽枉然孰有加於乙巳己酉之寃乎誠願渙發雷雨其時被罪者悉復其官籍沒之物亟令還給則忠魂感泣士林興起矣且李混酷好學問講明性理如欲圖治非委任斯人則不可又申靜庵從祀之請　上多採用焉廷議又欲削乙巳僞勳柄臣有不欲者公面責之曰此議不行則公罪不可辭又自兵曹歷刑曹移大憲忽有飛語公將論朝貴若干都下喧騰公曰我心事如青天白日恨不早退即謝歸後人有上書言白某謀害士林不售而退　上怒曰白某精忠貫日至欲究治其

人居官不受騶直有所得輒以頒諸親族旣退無朝夕之資監司尹公根壽以狀聞再　命賜以米豆上章謝仍復請以趙光祖從祀文廟先是公欲請趙先生廟額力疾入京則院生已陳乞而未獲卽還歸特旨陞授參贊下書徵再辭不許遂還朝始至歎曰吾已耄矣思欲復覩　天顏乃入侍　上勞問甚至公進對數萬言皆治道之要然耄瞶不能十一深自慨歎復欲實封以進覃思苦索累月乃上大槩前後致災之由及　上心受病之根又極論東西分黨之弊又言牛溪栗谷兩賢道德又極陳靜庵道德學問事功之懿而惜院額之靳末言南北戎蠻形勢請修

章政　上優答更命繕寫以入時輩以所論朋黨者爲不利於己兩司交章劾之又嘗以疏本託栗谷李先生修潤言者謂李珥自草疏誘白其以進將文致之公疏言臣文墨不足使珥修潤昔程子代呂公著作應詔封事爲富弼草山陵疏臣亦未嘗向人隱其實矣　上釋然慰諭之自是益與時輩相戾嘗命駕往靜菴書院俛仰舊跡徘徊不忍去悉以其俸賜歸之院庫己卯九月廿九日卒于京第年八十三自病及葬醫問賻祭　恩數有加下教曰賢宰逝矣予極驚痛其冬葬于楊州積石里公高邁疏曠慷慨有氣節自少志道希賢不求溫飽立朝以後益自淬礪雖

遭廢斥不沮不挫至於乙巳之禍冒死抗言直欲以
隻手扶持世道表正人紀其孤忠正氣可以撼山岳
而摩星斗是以聲名洋溢乎一世士論翕然歸之其
草啓時柳公希春爲之吐舌曰壯哉小人之異己者
亦歎服羞愧嗚呼此豈勢利之所能移威武之所能
屈哉餘人少經風霜無不摧折公履險愈多厲志彌
苦其忠君許國之心白首不渝因事獻言必極其意
而後已末年上章身已屬疾而思慮積苦不得少休
子姪交諫皆斥退之其心如水必東不可止遏蓋聞
靜卷當朝其畢義願忠之誠如此云公早孤事母夫
人必順其意事兄如嚴父燕山昏虐毀撤良家公八

歲出見中使周旋應對中使異之其家得不毀毋夫人貧甚達夜執女紅公侍坐終夜必待毋夫人就枕然後乃寢毋夫人憐之每韜燈假寐公既睡乃起一日書九容九思於座右潛心靜坐居三月同輩見之曰君容貌辭氣大異於前及事眞儒而得聞大道之要則所見益高所養益正利害欣戚一無所入於其心晚而德器成就則寬和坦夷不設畛域人與之處洞見肺腑聞人之善至誠稱慕橫逆之來受而不較雖卑少者苟言其過則必喜聞而亟改之平居無所嗜好服食麤疎凝塵滿室而亦不掃也唯性理之學既老猶耽晝諷夜思有得則輒識之同志來見則欣

然講討窮晝夜不倦真所謂勉焉孳孳不知年數之不足者歟蓋公於靜菴先生誠服而心醉沒身景仰雖未知盡得其全體然以其相近者自成一家見諸行事而以詔後生則其功真不少矣若使天相斯文士禍不作使公得竭其才於師門則其所成就豈止於此而强盛之年不使坎壈羈窮以展其蘊則其事業又豈可量也嗚呼惜哉　宣廟嘗褒公以廉謹仁祖朝追賜易名之典牛溪先生嘗曰休庵他日當得勤學好問之文世無公議其言不行識者恨之南平士民爲立祠宇賜額曰蓬山坡山人亦俎豆于栗谷院廟之傍公水原人上祖景臣爲高麗侍中曾祖

效參持平祖思粹參校考益堅王子師傅以公貴皆有追爵妣丹陽禹氏司直從殷女公初娶平澤林氏生一男曰惟恭早夭繼娶順興安氏萬戶璨女文成公裕後也婦德甚修教諸子常以急流勇退爲戒生二男惟恒縣令惟咸承旨主簿趙堪安守基進士辛世英義寧監胤祖縣監任穡其五女壻也惟恒二男五女男曰孝良縣監悌良生員婿曰僉正金期遠李詳崔興雲柳信朋李誠惟咸五男一女男曰海良善良縣監信良都事賢良僉知憲良婿金興祿趙堪一男一女男毅道僉正婿成文濬縣監安守基一男一女男鍵婿李景震辛世英無後義寧監一男一女男

李春英僉正婿趙大宏任穡一女婿李重基縣令孝
良男奉事弘命僉知弘性弘中郡守弘一悌良男佐
郎弘祐參奉弘績善良男弘望弘基弘猷信良男弘
規弘兼賢良男弘濟弘胤弘源至今四五世內外子
孫多不能盡録而其外裔之顯者令趙鎰佐郎錢僉
正成櫟僉知擾李時材同知李行健右議政行遠參
判李時楷時楳通政申恂監司李萬雄掌令鄭始成
郡守始大縣令趙逢源正言崔商翼始公與聽松成
公爲同門友牛溪先生事公甚謹嘗記公始末以爲
狀今弘一弘祐將樹墓隧之碑要余書其事余惟公
盛德大業非後生末學所可形容謹將牛溪之狀節

録如右而又係之銘銘曰

箕條巍焉文弊言堙眞儒勃興道宏學醇孰承其緒
偉哉休菴如在程門楊氏于南麟死魯郊慟纒鱣堂
閟彼空谷我佩潔芳理有伸屈乃進　王庭元祐餘
蹤羣旅孤惸衆流靡靡一柱亭亭時當辰巳　二聖
繼陟小人究凶君子爲肉厖臣舊弼口緘手縮公奮
其忠貴育莫奪流離困厄我心彌白　宣廟之初寤
寐豪英起公于廢日尤　恩榮暮年壯心匪石誰轉
事喜乖張卒莫我展惟有師門九死可忘高山景行
江漢秋陽尋其賸馥發其餘光斯文不絕緊誰之功
眞源既導百川其東曷徵其信有覺坡翁我作銘辭

以告無窮豈敢作之坡翁是宗

尤菴先生文集卷一百二

碑

思菴朴公神道碑

國朝屢更士禍至於乙巳而極矣世道大變斯文倒地聖賢之書指爲禍胎士子所事時文而已而國勢之危已甚矣天佑我東士流蔚興　明宣之際治教大明爲士者誦法孔孟程朱人倫明於上庶民親於下庶幾乎三代之隆矣當是時主張清議引進士類卓然爲領袖者曰思菴先生朴公諱淳字和叔其人也世運平陂時論乖張公遂跋蹇夭迸德業中沮至今爲識者之恨爲公忠州人朴氏譜自高麗副正英

八世而有曰蘇始仕　本朝爲殷山郡事是生智興成均進士是生祐生員壯元明經及第官至右尹號六峰其兄祥世稱訥齋先生爲己卯名賢六峰娶棠岳金氏女生公于　嘉靖癸未姿稟絶異色夷氣清金精玉潤八歲開口詠物輒驚座人隣有教師曰吾敢爲爾師六峰常以文自負見公作曰老滕當屈矣十八成進士受學於徐先生敬德丁未六峰沒廬墓毁幾滅性練後猶啜粥服闋入山讀書逾年而歸訪耻齋洪仁祐講橫渠太和等篇耻齋歎曰可與共學其惟和叔乎癸丑　明廟以經書親臨試士公舉止雍容辨釋精透庭中屬目遂　賜第居首歷數官爲

吏曹佐郎弘文館修撰校理　賜暇湖堂一日　上召對湖堂學士講論經理且　命製述親執青鍾滿酌以酳而又放蘇軾金蓮燭故事以送之翌日大臣尚震等率詣　殿陛陳謝一時以爲盛事爲檢詳舍人奉命檢災于湖西陞弘文應教時館中將議上林百齡謚號百齡當乙巳士禍與尹元衡鄭順朋許磁李芑逞其奸兇圭菴宋文忠以下諸賢無遺類而告廟録勳矣元衡以肺腑親方爲領相執國命奸黨恃爲城社視正士耽耽百齡如不得美謚則大禍復作矣以故館中相顧依違公獨奮然議定曰泰昭蓋衮鉞間矣元衡喑噫曰林公國之元勳謚無忠字意在

叵測將鞫治士類洶懼而公夷然　上將置重典有救者只命罷黜始公將待　命金吾入室更衣坦坦而出家人不知有事及歸幼女出迎公執手笑曰幾不得復見汝矣翌日南歸壬戌除韓山郡守期年而政成邑民愛戴如父母每衙罷輒處亭舍課日讀書傍郡之士聞風全集癸亥以成均館司成召入歷侍講院輔德司憲府執義弘文館直提學劄論時事陞為承政院同副承旨自是每承旨有闕公名未嘗不在焉由吏曹參議移司諫院大司諫遞復拜論妖僧普雨罪請置法又論黜元衡蓋自乙巳以來元衡與百齡許磁等結為腹心芟刈士流流毒百姓國勢虺

脫將不保朝夕公慨然歎曰劾冀誅憲挽回世道吾責爾就議於大司憲李公鐸李公難之公徐譬而始許焉公歸不脫朝服取燭草啓遝明入啓時　文定薨才五月　上不忍遽允公爭益力遂並左議政沈通源而迸黜百姓歌舞於道中外之以儒爲名者沛然有向善之心於是選六行之士以清仕路伸雪冤死之人復其官爵凡係蠹國害民之事一切革罷而文純公以下羣賢皆以世道爲己任相與先後焉蔚然有元祐之望當其孚號之初文純亦且疑而危之匪公則難矣特拜司憲府大司憲自是旋遞旋拜丙寅爲副提學以書勉文純公赴朝　隆慶丁卯　明

廟昇遐翌年戊辰行人歐希稷以　皇帝命來頒大行謚號公以遠接使往迎詔使見公禮儀中度稟然起敬及與酬唱歎曰宋人物唐詩調也既伴送還朝其三月　帝又遣成檢討憲王給事璽頒　皇太子册立詔公始拜兩館大提學復受儐事其見敬禮如前成公爲公題平遠亭十絶亭在錦城畢使請以文衡移授文純公其啓曰提學雖是館閣之職而終不如大提之重今李滉以高年碩儒顧爲提學而臣乃處其上顚倒甚矣　上議于大臣而從之文純公復辭遞於公公論道學則以心經近思録爲本論文章則主於馬韓李杜士習丕變焉己巳四月晝講與

奇高峰大升論　文昭殿祔禮蓋李芑等承順　文定意以　仁廟爲未踰年之君不祔　文昭殿而祔於延恩國人悲憤公論之痛切文純亦論殿屋變通之制皆被大臣沮格夏判書金鎧潛伺間隙欲陷公以及諸賢以爲今日士習已成己卯蓋欲紹述衮貞餘論也鄭松江澈以持平入侍面斥鎧姦狀鎧涕泣而出文純公與人書曰近日一番騷動雖攻他人意實在混於是三司並論鎧削奪時公爲善流宗主遂以爲吏曹判書公固辭不出李文成公珥勉之曰當衰聚士流啓廸　上心不可使小人壞弄也　上亦不許其辭故遂出仕翌年正月辭遞爲禮曹判書辛

未奉安實録于茂朱復以吏判陞贊成壬申拜右議政赴京師賀　神宗皇帝登極故事外國進奏皆由夾門公爭之表文由正門入自是遂爲定式是行中朝人素聞公名沿途索詩者甚衆將還主事問開市公曰寡君未嘗好貨癸酉還　朝極陳王守仁學術之非陞左議政請以未出身入通臺憲甲戌辭遞玉堂請勉留曰忠賢無腹心之寄秋復拜左議政乙亥　懿聖大妃喪再度獻議請以白衣冠以終三年後於　仁順大妃喪亦然俗論不能奪然側目者多矣秋引入復出嘗於　筵席極稱文成公學問道德之懿冬辭遞己卯拜領議政多所建白如封植魯山

墓如採用成文簡所陳勿許其退如請收用金孝元洗滌東西黨論如勿以李文成爲　奏請使如設經濟司改貢案諸事或蒙　採施或以爲迂濶而不用惟盧蘇齋守愼頗無異同而金公宇顒則事事力主焉壬午迎　詔使黃洪憲王敬民于西郊癸未尼胡叛先是公以北路爲憂有所規畫又區別人才及是文成公爲本兵內籌軍謀外調兵馬舉無遺策　上方倚以討賊一日文成承　召詣闕忽眩作滯滯　上遣醫看病且令退去調治而臺劾屬發文成上疏待罪公與僚相請敦諭出仕後臺劾重發以爲擅國慢　君將欲何爲時尼胡連陷鎭堡勢甚危急而臺

源造詣槩可見矣及其立朝就列惟以格君心爲本而所務者分別淑慝進退賢邪故其所同寅協恭無非賢德俊乂之流以故朝著清明生民乂安若得終始展布以盡所學則其治教之效豈至於此而止哉及其遭讒擯棄返身林泉日與村秀才子歌詠先王之道德悠然不知老之將至而浸然有會於心則蓋有人不及知者豈因阨窮而愈表見者歟白沙李相公恒福嘗狀公行而頗有脫略處豈魏良齋墓文意耶李郡守之子澤爲請文集序於清陰文正公其發揮引重無復餘蘊矣其後朝廷　賜謚文忠南中章甫多立祠俎豆之永平亦然公論之定不待百年矣

殷山公塟在懷德船巖川西麓公嘗築室其前名曰
思菴故學者稱爲思菴先生云銘曰
世道升降職由其人其人所由惟義與仁義以正
君仁以安民　本朝休明公起南垠際我　明宣寔
曰昌辰休休有容德豈無隣於惟栗翁尊尚文純明
體適用實儒之眞棫樸之化羣哲振振旌招繹續惟
渭惟莘咨于在庭公秉樞勻姦倖屏跡俊乂躍鱗庶
幾熙載親見君民平無不陂賢路荆榛謂我邦朋十
罪斯陳公遯于野誰任經綸其山嶠崒其水淵淪鵠
窩玉屏寂寞之濵我杖我屨咏沂上春永言不忘彼
西方人悠然乘化雷雨警晨昔元城没斯異斯臻元

城氣像壁鈇山銀公實如之終不緇磷我作銘詞篆貞珉

松江鄭公神道碑

文元公金先生長生渾厚崇深毀譽無誰而獨於陰陽淑慝之際辨之甚嚴每以松江鄭相公爲君子以攻公者爲小人嘗記其事實詳且質矣其後先生胤子文敬公先生集撰公行狀悉承先意噫欲知公者觀於二先生文字斯可矣今公之孫濚將樹石神道而以余嘗游二先生門者託以銘文雖不敢當而亦有所不敢辭者謹按公諱澈字季涵迎日人遠祖均之顯朝平章事　本朝有洪謐恭簡子淵兵曹判書

是公高祖曾祖自淑郡守祖潙叅奉考惟沈判官世以清白相傳判官公尤有孝友行妣竹山安氏大司諫彭壽女大諫公每稱吾女孝可敵十男　嘉靖丙申閏十二月六日公生于漢陽里第十歲判官公罹乙巳禍流落南方公從行東脩金河西麟厚門又從奇高峰大升游稍長與栗谷牛溪兩先生相友善辛酉司馬試居上游明年擢壯元第時斬伐之餘士類擯斥公故進道見枳自典籍周流冗散首尾五年矣丙寅奸兇退黜公始擢拜獻納持平退溪先生稱有古諫臣風入玉堂爲修撰戊辰　宣祖大王嗣位自權奸用事仕路久淆公首爲天曹郎恢張清議登進

士類舊宰金鎧洪曇等深加忌嫉退溪亦被議訕鎧
於　經席進斥士類至曰今日士習幾乎己卯己卯
盖指靜菴諸賢公後與鎧同對斥鎧邪說　上厭聲
曰鄭澈誤矣公曰雷霆雖震臣言不可不盡極言鎧
等紹述衮貞之狀鎧竟削黜庚午癸酉公連遭考妣
喪喪除歷敭如舊再爲直提學時朝著有東西色目
而公最被東人忌惡故謝歸鄉里丁丑　仁聖大妃
薨公赴哭　闕下栗谷亦入臨旋歸公勉留栗谷謂
劑彼此栗谷謂公曰君若留朝持議和平則黨論熄
矣我以燮和之責付君而去矣五月陞同副承旨時
李潑爲後輩宗主栗谷勸公與潑交歡頗與調劑及

尹月汀根壽兄弟叔姪以暗昧見斥金黃岡繼輝亦因此被劾去公愈不能平遂與潑爭論而彼此無復保合之望矣後公拜大司諫栗谷復勸公出以釋時疑公乃供職未幾時輩復劾公又疏論沈義謙爲小人公等爲邪黨栗谷上疏言鄭澈忠清剛介一心憂國其氣節實是一鶚之比乃加以黨邪之名使不得接跡於朝於是時輩並劾栗谷公自是自廢不出庚辰爲江原監司上疏請修魯山墓復拜兵曹參議大司成論者謂公應製書有輕蔑大臣意公遂棄官歸時栗谷爲憲長潑嗾掌令鄭仁弘使論沈義謙栗谷欲不從則恐其愈激遂勉從焉公知仁弘意不在義

謙而栗谷見欺謂栗谷曰豈料吾輩死於公手乎栗谷笑謝翌日再　啓仁弘果添入義謙援附士類等語　上問士類爲誰仁弘對以鄭澈等相爲締結以助聲勢栗谷見仁弘曰季涵會以時論過激故果有不平之言而非護義謙也且以季涵之介得締結之名不亦寃乎且吾嘗稱澈賢而今又斥爲義謙之黨則我乃反覆人吾當辭避矣仁弘不得已自劾曰鄭澈雖與義謙情分甚厚不至如他人臣乃以爲義謙之黨論事失實矣栗谷將啓遞仁弘則洪汝諄不肯從　上曰時輩深怨鄭澈恐李珥引入要路必欲擊去也時輩因攻公及栗谷愈力後　上曰鄭澈會爲

承旨時觀其所爲介潔之人而盡心國事者也又謂朴相淳曰予嘗謂鄭澈必與人寡合今果然矣特除公全羅監司壬午復以特旨除禮曹參判俄拜咸鏡監司公臨行上疏言事　批曰奇哉卿說今將遠離故有此忠懇之言矣未還拜前職未幾超陞本曹判書憲府論執　上不允會時輩因邊事劾栗谷以誤國小人栗谷遂遯荒牛溪疏辨其誣朴相淳亦言朴謹元等挾憾構陷狀於是並詆朴相及牛溪牛溪卽日還山大學生四百餘人投疏指辨忠邪　上乃招二品以上敎曰朴謹元等予知其奸遠竄何如左右爭爲救解公獨進曰此人等不可不明示好惡以定

是非於是　上自製責詞寓謹元等三人左補者亦多金宇顒等爭以爲不可取決於失志怏怏乘時陰陷之一言因劾公以交構煽禍職爲亂階前後儒疏皆出其風旨　御批鄭澈其心也正其行也方惟其舌也直故不容於時見憎於人耳若其當職盡瘁忠清節義草木亦知其名眞所謂鵷班之一鸑殿上之猛虎頃日讜言斥邪予已知今日得此謗矣若罪鄭澈是朱雲可斬也公引咎辭職三疏不允甲申除大司憲公復力辭　上手書孤忠自許獨立敢言以賜公乃出請量移三寓收叙其膂從之類　上教政院曰都憲獻說極駭但此卿素以剛直忠盡名故優容

不責云公請辭　答曰此輩乖亂朝廷在法罔赦卿反以是爲言使奸邪生意此予所以不得不錯愕也此言幸而出於卿口予姑容之冬陞拜贊成知　經筵事是時栗谷既歿公與朴相相繼退去五月徐益上疏言亂益甚乙酉公與朴相相繼退去五月徐益上疏言鄭汝立反覆之罪又請召公及朴相蓋汝立嘗以讀書爲名至尊栗谷爲未熟底孔子及栗谷卒見時議方追詆甚至乃於　筵中誣毀栗谷時輩悅之稱以第一流故益疏至發其推尊栗谷書其書之作在栗谷易簀前三日也三司論益黨公而實欲營救沈義謙　上雖斥汝立爲邪恕而竟罪益故邪黨以此窺

測　聖意遂劾義謙有植黨朋比等語　上問所朋比爲誰遂舉朴相及公栗谷牛溪金繼輝朴應男朴漸尹斗壽根壽辛應時李海壽等以對潑又追啓洪聖良具鳳齡生員李貴上疏斥其欺罔潑益詆兩先生甚於汝立　上命榜示義謙罪列書公及栗谷以下以爲黨人朝野駭愕蓋義謙以　母后弟因宮禁事嘗甚忤　上意故遂爲當日機阱初趙重峰習聞潑言常不悅公公按湖南重峰先爲都事至欲避去公謂重峰曰請少留眞知小人然後去未晚也重峰不聽公介於栗谷諸賢勸重峰還則日見公所爲乃脫然心服反謂潑前言皆誣乃馳見潑極言公所行

無愧神明且言汝立可絕潑不從遂告絕矣至是上疏論兩先生道學之正時輩誤國之狀而又訟公曰澈之剛直只以一唾潑面而積成見鬼之車張弧不脫俾餓于野人或謂澈疾惡已甚固宜取敗而臣獨見其惜潑兄弟多般規責而潑也不悔輾轉椓害丁謂懷慚必逐寇準漢無汲直孰制淮南臣恐爲元衡李樑復讐者轉變爲莽操也丁亥李貴等復疏辨潑等誣罔略曰澈之爲人孝友清介立朝廿餘年一朝失位其貧至於朝食無醬則其清高一節足以起世礪俗云潑自辨　上斥潑以反覆戊子春重峰聞有倭釁復上疏言宋有臘寇有人言今無他策只有召

劉元城陳了翁作相則寇自平矣宋帝不省惟章蔡之徒是崇故臘冠大熾金虜繼至今大盜橫行南北之憂有大於金虜而廟謀一無陳劉之策請亟召淳渾澈等使其表正百僚則猶有扶持之望矣　上斥以人妖而焚其疏後重峰復上疏言公之在朝專欲尊君庇民嫉慨直言故百僚嚴憚如猛虎在山黎黨不採今若收用則庶幾積弊一祛朝野清寧矣三司交章竄配北塞而世無敢復爲公言者公自乙酉退處南中日以經史自娛己丑秋有子之喪營葬在高陽先壠下十月汝立謀叛事發公聞變欲赴　關知舊或止公勿入以避形跡公曰逆賊謀害　君父重

臣近在　國門外義不可遲回乃趍朝　上以忠節
奬之時汝立亡　命遇官軍自刃而死其子與黨與
就捕次第吐實祭天文及諸般凶逆之狀狼藉彰露
而時輩猶且掩蔽儒生梁千會等上疏暴其狀右相
鄭彦信上疏自明　上下備忘記曰自變作之日右
相所爲多未安者鞫問疎漏予固已疑訝今反上疏
至曰不通書札其謂予無目耶仍下彦信與汝立通
問書十餘紙于鞫廳於是臺諫論劾彦信欺罔十一
月拜公右議政爲委官乞免　上以主辱臣死輿疾
討賊之義敦勉公乃出謝彦信及其兄彦智潑及弟
洁白惟讓等先已出賊招　上親鞫震怒公進曰朝

臣之交親逆賊不過好而不知其惡也天下寧有兩汝立乎今以書札間事遠加刑戮恐非　聖世事上意稍解並　命除刑遠竄其後儒生梁詷疏論當初彦信欲斬告者　上益怒命再鞫彦信仍　賜死公又　啓曰我　朝二百年未嘗殺一大臣仁厚之風無異趙宋今宜遵奉　上不聽他相不敢言公獨再　啓論救得減死遠配潑洁惟讓等累爲諸賊所引　上再命拿鞫皆死　上以潑等締結逆魁惟讓與汝立書中有犯　上語皆　命斷以逆律公議啓曰潑等與賊親厚則有之矣臣意不敢以爲與聞也　上怒下教謂公爲專輒公遂遞委官公自變初深

以連累朝紳爲憂抵牛溪書請亟出而同救之有崔永慶者頗有清修名既而染汚汝立等詆毀栗谷諸賢至言公及朴相英首可梟及是諸賊皆言吉三峰爲謀主而又言三峰乃崔姓居晉州者因有蜚語謂永慶爲三峰全羅監司洪汝諄密　啓以聞一面移文嶺南則兵使梁士瑩先已逮捕矣永慶供以不與賊通問　上下汝立與永慶書及誹謗詩永慶辭窮公　啓曰老人容或忘前事且此詩乃甲申年間匿名傳說者非永慶作　上乃命停刑牛溪以書亦勸公救解公　榻前復申前說永慶因此得釋既而臺諫請究竟罪狀復下之理公復具劄欲待刑推　命

下與他相同請會永慶病死庚寅　上以公嘗雪宗系之誣及鞫逆有勞策光國平難二勳封公府院君初李山海等與公同推牛溪栗谷自甲申以後專附時論尤爲公所鄙而釁隙深矣至是山海欲致欵公不應山海大慙挾奧援搆陷公無不至一日公與柳相成龍及山海約請建儲山海再稱病不至而煽動內間謂公先請建儲建儲後仍不利於某王子毋子及公入請　上不答諸宰懾焉獨李誠中李海壽繼公言　上特出誠中海壽于外公辭遞於是李弘老等嗾安德仁等疏詆公誤國　上引問誤國何事德仁對以酒色　上曰酒色豈爲誤國蓋弘老等不料

上引見未及指授德仁故其對如此云辛卯憲府先論柳拱辰李春英等趍附宰相　上問宰相爲誰歟遂以公對而劾以招權植黨將啓士禍　上命列書公罪狀榜示中外洪汝諄等復論公罪重罰輕　上曰鄭澈唆丁巖壽等欲驅一代名卿陷之逆黨兩司遂更論公兇悖不道請竄初配明川　命移晉州汝諄等復請遠竄窮荒乃改江界公病不得趲程　上命杖押官而又　命加公栲棘於是洪聖民李海壽尹斗壽根壽李山甫朴漸柳拱辰白惟咸張雲翼李春英黃廷彧黃赫金權黃愼柳根李洽任鉉具宬等皆坐竄斥李誠中以同請建儲禹性傳以不從時論

故雖素不悅公而同被罪謫初永慶被逮實由汝諄啓聞故其時令汝諄核　啓汝諄執士人梁千頃姜海等以　啓千頃等上疏言飛語不自己出會永慶已死不復根究至是汝諄　啓以謂永慶爲三峰者必有指嗾遂嚴鞫千頃等千頃等引證當時傳語者任禮臣等十數人而不復跟問淫刑不已千頃姻族奇孝曾以金誠一言誘千頃曰若引鄭澈則生千頃海乃誣公以求免而皆竟死汝諄等旣得千頃誣服益雀躍相慶將加公死律李公德馨曰澈實狀未著不足以服人汝諄遂不得售姜海臨死有遺疏以明誣引出於見欺求生而疏不得入壬辰四月倭寇至

大駕西至松京臺諫論山海交結宮禁濁亂朝廷罷免　上御南門慰諭軍民軍民咸請釋公　上乃下教召公曰知卿素有忠孝大節可急赴行在公慟哭兼程上謁於平壤　駕到博川聞平壤陷　上命世子分朝他相皆從　世子公獨扈　駕到龍灣俄受命體察南方公駐節江華以控制南北時牛溪以檢察使在松京欲與公糾合諸軍襲勦京城賊未果遂南下撫循遺民以爲收復之基又上疏言　大駕遠狩而湖南猶爲國固守此殆天意伏望　大駕還駐定州以待天兵東宮亦來駐湖南觀勢進退倘天兵不出　大駕亦謀浮海而南以答兩湖之心乘舟雖

故雖素不悅公而同被罪謫初永慶被逮實由汝諄啓聞故其時令汝諄核　啓汝諄執士人梁千頃姜海等以　啓千頃等上疏言飛語不自己出會永慶已死不復根究至是汝諄　啓以謂永慶爲三峰者必有指嗾遂嚴鞫千頃等千頃等引證當時傳語者任禮臣等十數人而不復跟問淫刑不已千頃姻族奇孝曾以金誠一言誘千頃曰若引鄭澈則生千頃海乃誣公以求免而皆竟死汝諄等既得千頃誣服益雀躍相慶將加公死律李公德馨曰澈實狀未著不足以服人汝諄遂不得售姜海臨死有遺疏以明誣引出於見欺求生而疏不得入壬辰四月倭寇至

大駕西至松京臺諫論山海交結宮禁濁亂朝廷罷免　上御南門慰諭軍民軍民咸請釋公　上乃下教召公曰知卿素有忠孝大節可急赴行在公慟哭兼程上謁於平壤　駕到博川聞平壤陷　上命世子分朝他相皆從　世子公獨扈　駕到龍灣俄受命體察南方公駐節江華以控制南北時牛溪以檢察使在松京欲與公糾合諸軍襲勦京城賊未果遂南下撫循遺民以爲收復之基又上疏言　大駕遠狩而湖南猶爲國固守此殆天意伏望　大駕還駐定州以待天兵東宮亦來駐湖南觀勢進退倘天兵不出　大駕亦謀浮海而南以答兩湖之心乘舟雖

危不猶愈於棄土疆而渡遼乎會有言　王師多道
亡咎在體察　上怒甚有譏者又乘其間會臺諫復
論山海罪並及其奧援　上雖勉從而疑所論悉出
公意及李海壽請竄汝諄弘老等　上乃教曰此人
等罪予所未知但此人等頗劾鄭澈爲奸云公受
命板蕩之際讒間交亂惶懼北歸癸巳奉表如京先
是有　二陵之變公將行上劄言寢苫枕戈之義且
請徵發之際以哀慟之意遍諭兵民且計倉實稍遺
處又勸出富民粟以賑飢民時天兵將撤還公中道
復上言宜亟遣使乞寢班師之　命又言晉州之守
孤危可憂既而果陷敗如公言十一月復　命言者

謂公在京有賊退之說以誤事機公遂乞退明月十八日捐館于江華寓舍春秋五十八翌年有權愉者挾舊憾上疏言公誣殺崔永慶金宇顒等繼之遂追削官爵後鄭仁弘嗾其徒朴惺文景虎等前後投疏言構捏者鄭澈指嗾者成渾盖仁弘與其妻弟梁弘溟相仇因以深怨牛溪必欲因公株累焉於是賊臣奇自獻等迭相唱和三司俱發　上斥公爲奸兇而牛溪爲奸黨並奪牛溪官及仁弘爲都憲至發追刑之論公之諸子環守塚隧以待　命遷仁弘被遞而止自是仁弘與爾瞻自獻等互肆其兇數十年間世變極矣癸亥　反正仁弘等皆伏大誅文元公先生承

召入對爲陳公寃狀公之子宗溟亦上疏　上下其疏領議政李元翼左議政尹昉右議政申欽等咸請伸寃復官　上從之世或疑公於逆獄容有未盡以得大禍是不舒究本末故不得其實也惟公剛腸嫉惡積忤時輩及至癸未目見羣邪誣賢贊央流放則邪黨益切齒而已有書名禁錮之禍矣及逆謀之發聞變赴難固臣子常節其平日崇奬逆魁而累出爰辭者與關通書札而辭屈情敗者及至不道之書上徹　睿覽者無非自取而悉出　聖斷公何與焉公多般救解至被專輒之譴而猶謂構陷李潑母子之死出於他相而反移公身罔極之誣可以類推矣至

其誘死囚誣人偏於陷公之機械而仍爲教猱之謀其禍遂及 聖母其流亦慘矣自辛卯以後多少 嚴旨視昔褒嘉之 教一何相反是知愛憎之至變而忠信得罪者非虛語也自是素知公無他而亦嘗景仰者或反談公得失以諧世取寵可勝道哉幸而 聖主御世論議之定不待百年石壓笋出理難終遏雖邪論緒餘猶未全殄而天理至公人心莫誣百世之後愛憎都冷則是非之眞自當愈明矣何復戚戚哉公天性疏逼峻潔事父母至孝待兄弟怡愉前後居喪皆盡情禮每朝夕哭泣感動隣里至有不忍食者祭饌必手自割正喪制節目與諸賢往復辨論未

嘗放過祥後服色因公復古謬俗一變每日晨起拜家廟出入必告上墓必哭拜讀書不過三遍即成誦於近思録朱子書着力尤多雖在憂患流離亦課誦不輟在江界手大學一部兼誦小註於圍籬長木白而書之以朝夕寓目其勵志不懈如此詩文俊爽飛動有意外趣筆法亦遒逸蓋公胸襟朗徹絶無畦畛凡有所懷必發於言見人有過雖親友與權貴絶不少饒竟以是得禍如山而剛正之氣老而彌厲焉辭受甚嚴嘗手書戒子弟曰鞭靴不已必至乘馬當官風采凜然人不敢干以私公之伯姊爲　仁廟貴人公幼嘗出入　東宮　明廟爲大君時仍與游處情

好甚篤及公擢第　明廟賜酒饌以助宴需洎爲臺諫宗室景陽君以罪係獄　明廟私囑曰吾兄將死請少寬之公竟不奉　旨當乙亥棄官而南也　上私謂公曰公勿下鄉吾且大用公竟不留及長憲府市人皆言李珥鄭澈二大夫之持憲獨無各司橫斂也後隨　駕定州座有宰臣結姻　王室者自內送酒食宰臣以讓公公曰此饌非外臣所宜食卽起避之雖平日仇公者亦嗟歎以爲難奇高峰嘗遇水石清絶處或問世人有可以比此者乎高峰曰惟鄭澈乎重峰謂公氷清玉潔赤心奉公栗谷牛溪終始友善白其心事蓋古所謂特立獨行柔不茹剛不吐惡

不仁而不使不仁加乎其身者公實其人也歐公娶文化柳氏高麗太師車達之後學生強項之女四男三女男長起溟進士有文行次宗溟擢魁科晚際盛時出入通顯次振溟進士次弘溟官至太司憲兼主盟文衡長女適李基稷次適崔澳次適牧使林檜起溟一子曰沄縣監宗溟五子長曰湲生員有美質次曰洙縣監虜變遇賊不屈而死次曰沆文科持平次曰濬以剛正擢爲掌令次曰濡振溟一子曰漢弘溟嫡無子側出曰澈外生暨曾玄凡若而人文元公既錄公事實而斷之曰好公者退溪栗谷牛溪河西思菴高峰重峰諸賢也惡之者山海弘老仁弘汝立自

獻爾瞻等也觀其所好惡則公之賢否可知也文敬公又於狀文論之曰公之一身一榮一辱一禍一福而賢邪之進退陰陽之消長世道之升降於是乎係焉噫小子何敢以一辭贅焉只二先生之論是述而已銘曰

翼翼松翁相我　宣廟於皇　宣廟天大日耀方其初政罔不清明惟彼無良紹述衮貞公炳其微折其尾毒衆正安意羣邪側目元豐旣沮川洛分朋互有失得公獨口憎公乃南歸匪我忘時我湖空明我竹猗猗　上哀東畏畀以使節庶展吾蘊以庇惸獨卒事于東又南而北　上眷其忠　恩顧日隆擢之亞

卿長于秩宗癸未之歲大賢疐跋　重瞳下詢誰善
誰惡滿庭媕婀口吞膠漆公在　上前秋天一鶚曰
君有道旌別淑慝誅四舉八舜所以聖退惡不遠大
學所警　上曰俞哉公言可省乃黜其奸乃慰其賢
羣言營營　聖心俄遷朝焉加膝夕已墜淵東京部
黨膺也疑亂元祐奸籍劉是鐵漢逆豎釀禍震驚
天闕陞公右揆付以大憂豈不盡心羣怨蝟集謂公
殺之實公所活公所出之反謂公入況彼憸人內援
是託貝錦南箕成之倏忽禦彼魑魅圍以栫棘南警
忽起公起于謫難平者事矧肘其掣出視南師謗書
盈篋倉皇北歸乞身而退讐虜未滅貞臣先萎公忘

怨恩人滋忿毒疵骫詆樞奪官除爵急攻者榮緩則便辱　神孫御世羣兇翦滅昭幽伸枉公寃遂白循始訖終凡幾伸屈公之伸也世道昌明公之屈也國步壞傾然後而見嗟爾羣昏孰爲公按有覺文元小子狂簡敢述而論

崇禎紀元甲子公沒九十二年而今　上之十年也玉堂初諡公文介文谷金相公壽恒駁正於　上前改　贈文清始協公議戊辰秋追記

愼獨齋金先生神道碑

惟我文元公沙溪老先生學成道尊爲一代儒宗有爲其子而得其傳者曰愼獨齋先生先生幼端序則

見老先生每稱其資可爲大賢既而游居食息不離
訓與內外完好無有圭角年十八中進士三十七薦
授齋郎時光海政亂彝倫斁塞遂奉老先生歸鄉里
老先生倡道東南遊其門者甚衆見先生事親孝謹
持身以禮皆觀感而取法焉　仁祖反正老先生首
膺　徵命先生隨往京師有言先生可置臺憲先生
力求外縣遂爲扶餘歲餘政成旣遞歸旋拜臨陂縣
令未幾棄歸連拜翊衛司衛率全羅道都事不赴老
先生沒制除屢拜司憲府持平掌令執義間授繕工
僉正宗親府典籤軍資監正皆不就建奴入寇先生
聞　上播越　倣裝奔問路阻不果進寇退入都進慰而

歸復爲執義辭庶弟杲被人誣告事將不測先生詣闕與弟叅判公槃待命　上曰杲固妄言其父兄皆賢者故特原之既歸復有　召命先生黽勉赴謝陛拜承旨累辭不許入侍　經筵講論精一執中之道　上傾聽已而病告　上遣醫問之遂許其歸後屢拜承旨元孫輔養官工曹叅議皆辭今　上爲世子大臣言某一生沈潛經訓使之侍講則必有薰陶之益清陰金文正公亦以爲言遂　下旨屢召先生終不起有盜發旁縣相謂曰金承旨廬不可過　上聞之曰兇徒亦知畏敬矣　仁祖薨今　上特旨以召先生遂承　命入臨　命繼廣粟特陞禮曹叅判而曰

稽古讀書實合此職先生力辭該曹亦言其非例遂
移工曹上喪禮異同及時務七條　上深加嘉歎常
以其疏置左右　命校正小學中庸句讀以進除司
憲府大司憲時以　大行議諡多忤　旨者先生上
疏辭職仍戒虛心受言疏三上乃遞已而　召對先
生進爲學爲治之道又請　諒陰之中頻接臣僚講
究機務復拜大司憲時金文正在朝言得失朝臣或
有侵侮者先生疏論之又祈免益力復移工曹時
廠衛已戒遂出謝卒哭訖即乞歸　上勉留甚懇賜
以衣資上疏辭謝又以大司憲入侍講中庸因請躬
行儉德以革弊習已而乞暇修墓　上許之於是大

臣玉堂館學諸生交章請留金文正遺子弟挽之曰昔司馬公病謂國事付呂晦叔今公欲去　國事將誰付耶遂上劄曰臣伏見金某儒門宿望士林莫不嚮仰臣以爲不宜苟循其去不留自助也　上乃再遣近臣又　下手札則先生已出郊外時從子益熙爲承旨　上引入寢殿親宣切切語使之往諭先生乃還　上遣內使問起居連賜藥餌　教曰少停遐思則　國家之補益士林之矜式爲如何哉　特命以憲長例入　經筵陞拜吏曹判書三疏三告　上諭之曰不與之共天位治天職則非王公之尊賢者也先生感激出謝遂入對極論時務有疾久未供仕

上念之醫問相及先生銓選要在得人而亦不戾於法物情洽然已而忤相臣陳疏自劾即出江外　上再下手札不留再遣近侍追至中路諭令還入先生更陳情悃　上知其不可回　命給馬護送時中外甚駭　上特免相臣以謝物議先是大司諫金慶餘執義宋浚吉等論自點罪狀並劾其黨與自點等陰謀不軌而潛構於北人謂金文正與先生爲首於是北使六人幷出又以兵壓境舉國震懼先生怡然曰李杜齊名死亦何恨　上親爲緝縫諸公又竭力周旋遂得解後自點謀覺伏誅其事遂盡發　仁祖練祭力疾入赴將還上疏乞解兼帶　上將引見而先

生已行矣連以憲長　召皆上章辭仍曰臣嘗妄論
徽號又言俞㮚之可用矣今㮚以議謚重被行遣臣
不宜獨免　上慰諭且曰世道至此思用老成俄以
筵臣言用優老典陞秩拜吏曹判書且給米豆時先
生據格少一歲堅辭遂反汗既而　教曰某餘日無
幾其復給食物先生辭謝　御批慕卿齒德恨不能
朝夕得聆德音爾刑曹有大讞　上特遣郎官收議
翌年申前　命陞正憲有大臣言遂超崇政資拜議
政府左參贊又爲判中樞府事皆辭又乞致仕先生
謂子弟曰吾自量生世無多欲永辭先墓未幾寢疾
崇禎丙申年八十三而卒葬天護山孤雲僧舍之北

計聞　上曰金某儒林領袖朝廷重望特賜禮葬近
臣致祭後諡文敬於是搢紳章甫出涕相弔及窓四
方爭來哭奠曰斯文喪矣先生資稟絕異清而不激
介而不矯以忠信孝悌爲立身之本以窮理居敬爲
進學之基故其進修有序操履甚正觀志五十年惟
老先生是儀是則老先生歿一遵先行蓋老先生有
所未遑者先生能繼能述損益乎舊儀梳洗乎遺編
皆可置水而不漏焉甲午爲養暫爲吏事逮今　上
初感激　知遇期展所蘊而兒徒媒孽幾禍　宗國
則益無當世意日與門人子弟溫繹舊學以沒其世
然其大槩則可見矣謂　本朝喪禮多所杜撰詳考

朱子議作一書以進庶幾一洗千古之陋謂國弊民殘當靜以鎮之以作起事端爲戒至其　經筵講說則以人主一心爲萬化之原每勸其精察於理欲毫釐之間而謂堯舜禹湯之道皆不外是又以爲治心須用敬而爲政在誠實皆老成質慤精切簡約不爲空言與人言雖當倉卒未嘗不詳雅其忤相臣而歸也相臣之言甚激先生只曰宋之韓范上殿未嘗苟同下殿未嘗失色君子和而不同何嘗一言不合而便以不平相待哉其所謂安土樂天不慍不尤者先生庶幾焉嘗曰吾於色欲分數甚寡或有以敗身者則鄙之若將浼焉故其爲學要在言行相顧幽顯一

致甚愛西山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之語其自號愼獨者蓋其用力之實地也病世之學者夸毗自大嘗戒以寧卑毋高寧拙毋巧程朱以後道理大明只當謹守勉行而已先生晩歲充養純完精明之氣達於面目色夷氣和神定禮恭動靜酬酢端詳閑雅自然之中成法井井聽其言者放心浮氣自然消釋雖不以師道自居而其薰蒸啓廸之功蓋不可數計矣盖自栗谷先生講道石潭出則以君畏自任洙泗洛建之道大明於世老先生專於朴實頭用功以得其宗而先生又承其旨訣門路甚正庶幾傳之無弊云先生諱集字士剛金氏籍光州者實自新羅王子興

光累世大顯遂爲我東右族高祖諱宗胤郡守曾祖
諱鎬縣監祖諱繼輝參判爲　宣廟朝名臣沙溪先
生諱長生配昌寧曹氏先生娶左議政俞泓女病痴
栗谷先生庶女有教實攝內治其二男益炯六男萬里萬圭
員二女適生員金泰立鄭廣源益炯六男萬里萬圭
萬耋萬量萬封萬堂三女適宋世傑金碩輔一夭益
煉四男萬城萬堤萬坊萬墉一女幼金泰立三男鼎
元鼎昌鼎重二女適宋世雄李然明鄭廣源一男德
昌進士三女適白弘亮崔淯丁夏益內外孫曾凡若
干人時烈少事老先生復從先生游甚久嘗以命撰
老先生狀文先生曰有些溢辭師承之義何敢不誠

如此時烈惶恐受命今於墓道之文寧劣於實而不敢有加者盖不忘當日之教云爾銘曰

維彼石潭道學之源誰嫡其傳曰維文元有卓其緒先生是承資純養正其道以凝聰明才辯世盖爲能匪無可述而仁不稱允矣先生唯實之務學專行篤仁孝悌友華髮趍庭兩世宗匠泰山雖頹梁木可放鶴鳴于皐玉帛交走陳謨　上前舜禹授受　聖上登位首膺　命書乃詢乃諮貽哲于初人曰先生允義且仁將輔　王室以淑斯人事乃大謬乃卷而歸厮臺涕咨章甫歔欷既反初服我心慺慺淵氷乾惕不以老休造養既熟莫見縫界廉不至劌和亦有制

豈無異同卒莫能疵胡不百年惠我後生天護之山巖岫高擎彌億萬年永表其塋

皇考睡翁府君神道碑

我　寧考九年以筵臣宋浚吉言　上曰故進士宋甲祚昔當　聖母錮閉時獨詣拜　恩又大學倡邪議片辭以折之予實追嘉之其褒贈侍從官五月乙卯以司憲府執義告于第今　上初又推子恩加議政府左贊成先是金文正公嘗銘其墓碣矣今復準格建碑于神道所以俟　聖恩也公字元裕少孤力學年四十四中丁巳進士公既所立卓殊而方且泯然不有亦不以被錮見幾微仁祖即位授齋郎纔

遷奉事而　國家被虜兵分朝有薦公智略可大用者不報虜既脅盟公意常不樂有隱遁志戊辰四月一日卒後六年朝廷爲被誣人舉公丁巳事以證之上深然之以故被誣人賴皆洗汗而公之節義始因著顯於世丙申再遷墓葬于懷德板橋里其七世祖雙清公葬在其上夫人郭氏忠臣自防女母鄭氏夢月而生夫人略通書史有識量家甚貧至累日不舉火對公常有欣然色嘗戒諸子曰吾無欲故貧貧非可耻者亦不以榮達期勉焉世傳宋氏始出碣山其籍恩津者始自高麗判事大原至曾祖世良其長子西皐公龜壽孝友出天次圭庵先生麟壽女婿成東

洲悌元道德行義並著於世人號其居爲三賢閒事在金慕齋銘述西皐公生都事諱應期聘李正獻潤慶女公其第五舉先系子孫及言行之槩已具于文正銘此不復詳男時默令爲郡守時烈贊成時燾時杰皆縣監也孫基學基德基億基泰外孫尹季舉李德老前碣逸焉竊惟公抱負甚重若將有爲而竟殉身以沒只以一節見於後天意孰究焉然能以一身砥柱衝流使人人者皆知天顯之不可殄意者天意其在是歟然不遇我 聖考之褒大曷樹其風聲如此哉公之事屢書於 國史後有要刪者亦不遺也夫銘頌先烈必請於作者而今可徵如此人將曰則

私於親非所懼也故不肖孤自敢論譔次名於下如記禮者之說而亦以拜稽首以對揚　聖主之休命嗚呼可幸無罪焉嗚呼幼子童孫我皇考安貧守義未嘗忘溝壑其敢不夙夜祗承焉莊毅峻潔亦常誨默孰苟賤夸毗而忝焉孝友誠篤適追以終身今不服厥事是大傷厥心哉若是者皆無以上直壠也嗚呼余小子既不敢無善而誣用告我子孫則乃復泣而拱手以俟夫百世之來讀者焉

碑

青陽君沈公神道碑

本朝自　弘治戊午黨禍頻仍皆以小人而攻君子至于　宣廟之世則士流之中自分彼此人有得失禍及　國家可勝歎哉其始也沈公諱義謙字方叔以舍人稟事於領相元衡適見金公孝元寢具在其堂室心有所疑及金公登第聲名日盛公屢過清選後金公又屢招公過未必有意於修隙也不幸浮薄之徒造言生事顯有分黨之漸栗谷李先生憂之建請兩出以爲鎮定之計公爲開城留守自是數年之

間橫潰之勢日增月益時仁弘最嫉公爲掌令倡言公曾喪私親圖起復而不果欲劾公時栗谷爲大憲諭之曰必無是理仁弘不聽栗谷議於牛溪曰我不從德遠則必怒而去時輩必執此攻我我去則時事益不可爲勢須從之德遠仁弘字也牛溪歎曰德遠起此風浪可怪也已栗谷略構　啓草請罷公主意以爲身居戚里積失士類之心也栗谷謂仁弘此啓辭十分稱停一字不可加減仁弘唯唯翌日連　啓添以援附士類等語　上問士類何人仁弘歷擧鄭松江澈諸人以對曰相與締結窺覘形勢栗谷大驚招仁弘責之曰何負也仁弘媿謝避嫌而遞當仁弘

再啓也松江宇栗谷而責之曰豈料吾輩死於叔獻之手乎栗谷笑謝曰吾見事遲爲人所賣然兄之責我不亦過乎乙酉仁弘之徒攻公不遺餘力以及公之儕輩而一番士類無有得脫者至於栗谷牛溪兩先生並書名天府殆如元祐之奸黨碑矣然後人不惟知公而亦知攻公者之爲人矣未幾公不勝喪而歿于丁亥九月得年五十三墓在坡山之柴谷里

沈氏出自青松麗氏朝有衛尉丞洪孚其後德符門下侍中青城伯是生安孝公溫本朝　昭憲王后之考也歷二代舍人順門有名燕山朝其子領議政連源諡忠惠公又其子青陵府院君諱鋼夫人李氏

贈判書對之女凡有十子　仁順王后第一公其第三也出後族父監察泓妣清州韓氏盖沈氏貴顯異於他族忠惠公懼盛滿命諸孫名以謙而公亦自號巽菴云公文藝夙成年十七發解二十一進士二十八捷文科由槐院歷注書說書禮曹佐郎司諫院正言入玉堂爲副修撰兼知製　教吏曹佐郎　賜暇湖堂成均典籍兵曹正郎司憲府持平侍講院文學弘文館校理議政府檢詳舍人司憲府執義司諫院司諫副應教應教諸司正典翰直提學陞通政爲承政院承旨自後周流吏禮兵刑工參議大司諫判決事特陞大司憲則又歷工刑禮參判漢城府右尹及

爲開城留守則　宣廟乙亥歲也越二年移拜全羅監司瓜遞還朝則已無容足地而歸臥坡山村舍庚辰以禮曹參判復出爲咸鏡監司未幾辭遞帶散階仁弘主論至於兩司論罷翌年壬午拜全州府尹李潑白惟讓等用事公與一時羣賢同罹文網而公卒焉公氣岸豁達容貌魁偉律己甚嚴趨義如奔孝友恭儉出於天性以故雖居戚畹自是好題目而又　宣廟屢有不悅公之語故强者喜名懦者承意爭相下手非以公爲眞有罪也當　明宣之際洗滌幽枉登崇俊良清明之治後世莫及皆公之力也盧蘇齋自海上出

來曰吾儕遭逢雖幸無乃有後弊乎亦不能無嫌於公也及乎　宣廟有曰吾欲法朱子入珥渾之黨而時人又以兩賢爲公之黨則公之黨甚有光華而從之者日衆矣當公之困殆也公歎曰我則雖百端困辱而他餘諸賢不爲擯斥則死無所恨矣亦可見忘己爲　國之忠矣栗谷之隨機議駁公蓋欲鎭定紛挐保合異同而文元公金先生每言此一着雖出於一段誠心亦未知其何如也蓋當初公與金公一時之爭皆無深意而至於末流魚爛河決栗谷牛溪皆爲姦黨而　國事至於罔極者豈二公之心哉金公亦深歎之謂公曰吾二人者雖爲亂階而實相爲知

已至其孫金判書世濂謂公諸孫曰人謂吾兩家爲世讐而實則世交也嗚呼吾猶及前輩風流其淳厚如此然而金公以亂離中蒼黃微事阻於清選後之不能懲前也如此至於今日則又三分四裂　國事愈不可爲此實公之罪人也夫人韓氏經歷興緒之女長男惀襲封青平君次惓縣監　贈領議政女適參判尹暄青平男翼世議政男應教光世縣監挺世青雲君命世府使長世安世弼世佐郎熈世四女適柳儁成汝容判書李植李承亨尹參判男判書順之翊贊元之持平澄之郡守誼之今至五六世內外子孫不可殫記其顯者榗爲同樞檍樞爲僉樞楤爲府

尹權爲翰林濡爲應教外裔修撰李晃夏判書李端夏汪書申儀華平陵君申範華校理申啓華同知成雲翰承旨李東溟承旨成虎徵正郎成虎臣副提學李畬而承嫡統者曰佐郎澈也四代孫若潢以諸宗人之意來請公銘余生也後不得詳公之世矣竊嘗見退溪先生嘗有稱道之語而以書勉公以 國事曰咸里有賢 國家之福也栗谷嘗白 上曰某外戚之佳者又曰其爲人也好善公之有功於世道而爲羣賢所賢如此玆於後輩雖交口攻公亦未敢顯斥罪過而曰沈某固無可罪以戚畹久執權柄爲不可云以此論之則公之始卒可知矣銘曰

國運中否朝論陂偏初如涓滴終乃滔天謂公爲業
公不辭焉公歎曰余實有尤愆攻我太甚以及諸賢
云胡不平俾　國卒瘨我心慺慺我憂悄悄惟公秉
心公耳　國耳不人爲非不我爲是逡巡退聽任其
拳踢安素坦焉是公偉量蓋公初年功在扶陽如是
而止義當益章匪公利昏而難夬夬眷戀　王國卒
以取敗苟原其心可幸無罪廉藺初乖賈寇終平始
非利壞卒豈私爭徇源究委　王國之楨惟是陝姦
持公益急終爲大慝公名尤立同公受擯道德之尊
公雖泯默理自聚分百世之後是非乃定我撰始終
鐫于樹徑

鳴谷李公神道碑

鳴谷先生李公沒四十餘年當　仁廟朝谿谷張公維據公女婿守夢鄭公曄行錄爲謚狀　上賜謚忠簡又五十餘年而公玄孫涑來謂時烈曰忠簡公墓木老死而神道無顯刻盍爲文以貣之余以老病固辭則又要責曰公之大夫人與忠簡長女爲妯娌親義有所不可終辭者余瞿然曰孤露餘生恒懷不洎之悲今聞子言不覺涕洟也遂按張鄭二公文而序之曰公韓山人自稼亭穀牧隱穡二先生大鳴於世天下皆知東國之有韓山牧隱之曾孫大司成堣於公高祖曾祖長潤祖穉皆有　贈職考之茂公既

貴以追典爲領議政開號爲韓昌府院君妣具氏貞敬夫人公以　嘉靖己亥生于保寧村舍諱山甫字仲舉幼有美質凡言語動止必以誠實早孤學于其叔父土亭先生之菌嘗與羣兒戲而折齒羣兒恐受長者責謀以飾辭對公曰叔父常教我以不欺吾當以實對土亭嘗戲指石佛曰是亦有父母乎對曰凡物皆父天而母地土亭大奇之曰此兒當爲大人君子矣十七將委禽于京師土亭戒之曰須惜寸陰嘗讀書于江榭有諸友七八輩拉而登舟直抵奉恩寺下爭先入寺游觀至暮而歸則公在船中讀書自如曰父兄之戒不可違也嘗與親友同赴舉其友忽被

鋼公亦與同歸曰不忍異同也人以爲難及丁卯捷司馬試旋闈大科時公從兄山海以文藝聲名大振土亭曰世以山海爲優於某然賢否則懸矣由承文院權知薦入史苑爲翰林辛未序陞成均館典籍移禮曹佐郎爲養出爲海美縣監以司諫院正言　召入遷兵曹佐郎未幾丁具夫人憂廬于保寧墓側哀毁盡禮制終拜兵曹正郎承　命爲御史巡按咸鏡道還歷拜弘文館修撰校理司憲府持平司諫院獻納爲吏曹佐郎時東西黨議已成爲銓郎者各執好惡睢盱不相下公獨無偏頗之累清議重之丁丑持收養母心喪廬居舒川舒僻邑也鄉俗甚陋自公之

至覲德興善爲士者頗知慕學飭行拜成均館典籍
屢遷議政府檢詳舍人司憲府執義司諫院司諫弘
文館應教典翰直提學嘗　侍夜對極陳黨論日盛
用捨不公對罷將退　上命坐賜問以此大爲用事
者所惡引疾遞爲宗簿寺正自是置散殆一年會三
司誣詆李文成公珥　上怒命竄朴謹元等而公復
拜執義尋陞承政院同副承旨俄遞西樞歷成均館
大司成戶曹參議司諫院大司諫文成公既沒時事
大變金宇顒爲副提學入對毀文成所爲時公以右
承旨入侍盛稱文成道德學問　上擊節嘉歎宇顒
有所言　上輒問公曰此言何如公輒盡言不諱益

觸時忌無何特授大司寇爲忌嫉者所中傷出爲慶
尚監司其治務以祛積弊恤惸獨養老興學爲先既
遞歸叅判禮曹者一刑曹者三貳京尹者再復出按
黃海道治理一如嶺南士民慕德立石頌之己丑逆
變起　召入再爲大司諫庚寅以賀節使赴　京師
還又長憲府時逆獄久益滋蔓公持議平恕隨事鎖
靖危懼之徒恃以無恐舊嘗詆毀公者至是大懾服
皆稱以厚德長者明年　特命再授黃海節會士禍
大起一時士流多被竄逐論者欲彈公無毫毛可舉
只以怨天尤人劾公公罷官閑居唯以經史自娛所
親或唁公公笑曰彈辭謂我怨尤可謂不知我者矣

是倭酋秀吉弑其君遣使請通信時廷臣獻議者多以通信爲便公獨以爲不可許壬辰倭寇深入公自保寧赴都居數日始蒙收叙公將謝　恩詣闕則大駕已西幸矣公不復還家單馬追　駕扈行至東坡驛拜大司諫尋以吏曹參判陞判書時賊鋒漸逼上將渡遼內附問羣臣誰肯從我公與李公恒福數三人請從　天子大發援師以存東藩李提督如松駐軍遼陽不肯前公承　命馳詣軍門請亟濟師鴨江以救呼吸之急辭氣懇切淚隨言發提督具酒食以待之公曰　君父在草莽義不忍當此遂下庭慟哭提督感動卽趣師渡江　天兵旣復平壤進薄京

城與賊相持久粮且盡欲退軍　上憂之曰海西新中兵公私赤立括粟蚤輓民必不堪將奈何廷議僉曰李某曾按此道有遺惠往必有濟遂拜公都檢察使公比抵境民老幼咸手額曰李監司至矣傾儲輸粟負戴絡屬於道軍餉大集又　命往蒞三南公素爲士民所信服聞其至人爭趍事大軍南下軍興未嘗乏盖公忠信入人者深故所在咸得其力矣辭遞吏書拜議政府左參贊陪東宮自全州至洪州屬甲午大饑親戚之窮餓者皆扶携而歸公分俸濟活至數盤飧以哺之每食未嘗飽子弟愍之以爲言公歎曰此時喫飯幸矣敢望飽乎東宮命公管賑饑民早

夜焦勞親莅其糜粥日晏忘食以勞憊成疾東宮遣醫視之醫陽言疾可爲也公曰吾病吾自知之豈以死生關念疾亟命夫人出語不及家事但問今日邊報何如而已四月二十八日卒得年五十六訃聞朝野莫不痛惜民至有罷市流涕者自　上隱卒之典特厚以其年某月日葬于保寧之高灣先兆也後甲辰　上録扈從諸臣勳　賜公忠勤貞亮效節協策扈　聖功臣號　贈領議政公天資醇粹器度寬弘接其容貌聽其辭氣可知其爲厚德君子少從土亭學語默坐立一遵其教土亭有高識於人少許可常稱公曰孝悌忠信雖出於孔門可以無愧又曰惟大

人不失赤子之心世人雖有美資稍長漸失本心惟某也庶幾矣又曰可以託六尺之孤毅然有不可奪之節也蓋其寬厚之中自有規度不差也其事親敬長一依小學祭時薦獻激淚被面其誠孝之篤如此平居謔浪之語不出於口惰慢之容不設於身外物奉身之具泊然無所入於其心廳事土床廢而不火至藉藁以處而晏然自適惟急於利人濟物見有凂窮猶飢渴之在身聞有一善喜而稱道之或言人過惡恒若不聞也雖僮僕有過亦不輕加詬罵尤篤於宗族誠心撫恤故無論戚疎戴之如父兄教諸子未嘗以榮進爲務常曰立心修行當以古人爲法科第

乃外事也公雖以忠厚存心至淑慝是非之際守之甚確處之不苟立朝近三十年在　經幄首尾十餘年孤忠朴直常以栗谷爲大賢不顧衆咻至其施諸政事則誠心懇惻切不喜聲名所在化服急難之日多賴其力焉與牛溪成先生渾趙重峰憲鄭松江澈洪益城聖良相友善終始不渝焉蓋公於經傳之旨無不究極本旣立矣至於濂洛諸書亦皆淹貫而尤深於易學啓蒙蓋得之土亭又洞曉象緯當辛卯年間仰觀俯察深以　國事爲憂及倭變之作其言果驗云夫人德水李氏甚有婦道治家謹嚴有二男慶倬以魁科進官止都事慶倪生員皆早卒女婿三人

長縣監宋承祚即余叔父也次即守夢公爲世名臣
季別坐鄭俊衍都事男畯發進士男畯成畯生畯良
畯發男商雨郡守畯成男斗章畯生男奎章翼章畯
良男星章郡守男灝其季即涑也內外曾玄多不能
盡録　萬曆癸亥章甫立祠於保寧青蘿洞與土亭
先生醊享焉今　上丙寅　賜額曰花巖　聖朝崇
報之典無餘憾矣銘曰
在　宣廟世世道休明多士熙載日邁月征維時忠
簡展也老成廉而不劌含章可貞允矣文成大猷是
程公與志同道與之合其道伊何誠正常法正君定
國與古允協時論乖張大賢躐跲公正其義不懼不

懾壬辰之變追執羈勒龍丘葛誕充耳伯叔痛哭秦庭三軍動色貔貅十萬渡江而來蘐天兇焰欻如死灰師旅饑饉百爲艱難竭智殫思胼胝奚憚風雨之漂其音嘵嘵死而後已身殲務勞不有君子斯焉取斯　聖朝褒崇多士立祠百世之下文在于茲

秋浦黃公神道碑

萬曆壬辰　國家遭罔極之變而　中朝諸丈人師老兵頓奏聞　天朝將許倭要盟而要與我同辭時秋浦黃公力言倭奴於我有不共天之讐寧以國弊義不可言和逮至辛丑倭奴又請和公又獻議以爲有萬世必報之義又嘗上疏請討對馬倭奴曰既不

梟秀吉之首則毋寧盡殺此賊少洩此憤也臣請爲
先驅盖公所守一說如出於立談指顧之間而春秋
之大義朱子之大訓明如日月人類免於禽獸聖人
所謂如其仁者其謂是歟後仁弘等詆誣牛溪成先
生論罪甚重公又上疏伸辨請削職歸田又光海朝
奸兇起大獄株累名流光海知公無罪思有以保全
而　萬曆丁巳竟卒於謫所公諱愼字思叔聰悟絕
人學語便知讀書幼孤受教母夫人宗室原川君徵
明經篤行聞公名而女焉年二十一中進士往遊牛
溪門下二十七擢　謁聖壯元聲名蔚然而有媢之
者故低徊冗散歷主簿監察陰竹縣監戶兵曹佐郎

兼知製　教庚寅始爲正言遞復拜前年己丑汝立謀反伏誅李山海曾爲吏判時嘗擬汝立金堤郡守公追論其幾誤事機又斥山海欺隱之狀忤　旨黜爲高山縣監旋以劾罷壬辰叙爲侍講院司書兵曹佐郎復爲正言是年夏倭賊入寇公自癸巳以後常接待　天朝將士盡其誠禮無不敬服宋經略應昌咨請文學之士要與講學公與選往經略專主陸氏學公演繹程朱訓釋爲大學說十數篇以示之經略不能難爲司憲府持平伴送經略於境上又從遠接使李公恒福迎　詔使光海以世子撫軍南下必欲得公爲屬故以司書從行世子還又爲體府從事拜

兵曹正郎乙未辭遞拜司憲府掌令又辭遞還鄉以
御前通事　召還又以　命赴熊川倭營承接　天
將偵探倭情咸得其宜人皆歎服公始至賊酋宴
詔使而固要公欲坐公於僧倭之下公却立不坐賊
酋終不敢屈　上特有恩賜又賜食物於公母夫人
丙申還　朝陳達撫綏邊民之道特加折衝階再赴
倭營時　詔使李宗誠自倭營跳走上京舉國震駭
謂倭再動公至則華人與倭脫然相安仍差沈游擊
接伴使　上又錫賚便蕃差通信使泛海遇風浪以
文誓海風浪卽定其文鮮炙人口旣至關白不受
國書且多恐嚇語公自以不傳　國書爲辱　命以

死自誓時楊邦享沈惟敬以　帝命先至封倭將還諭公同還公不得已從之然倭人服公處義至比鄭圖隱既至臺諫以怵威不竣事劾之　上錫對慰諭加嘉善階曰竣事與否非所當問蓋　上意以和事不成爲幸也以慰諭使南下蓋行長行間於我啗之以利　朝廷然疑之遣公相機宜從事也公至與忠武公李舜臣意合不爲倭倖計遂得無事以贊畫使赴體府還　朝未幾又赴沈游擊軍門南路報警遂更拜全羅監司特　命迎養母夫人公隨劉提督綏圍賊於順天兵罷而還己亥接伴邢軍門玠徐給事觀瀾母夫人没服除爲漢城右尹以行大司諫兼籌

司提調劄陳時務曰立大志通下情舉賢能收人才整紀綱正田制籍良數定祀典省浮費改貢案修軍政興學校　上優答焉又請以小學勸課士子爲大司憲先是仁弘嗾其徒朴惺斥牛溪以構殺崔永慶至是又使文景虎復申惺說而添以遺君之目公咯曰成渾每稱永慶家行節孝惟以不讀書無識見不善居鄉爲短耳及己丑逆招以吉三峰爲魁而俄有飛語以永慶爲三峰渾謂臣曰崔某雖有病痛其長處可尚近日無根之說極爲無理仍戒臣曰切不可雷同也臣篤信師說而力救之矣景虎輩受人指嗾敢肆誣罔於　天日之下　上怒遞公職出郊待

命辛丑以事階嘉義壬寅充謝　恩使朝京回到漁陽聞削奪官爵蓋以仁弘論　啓也以白衣直還鄉里乙巳録扈　聖宣武原從功丁未還給職牒戊申　宣祖大王昇遐入臨而還拜戶曹參判以亡師尚在罪籍辭不許差陳　奏副使復命因啓北虜可憂請講備禦之策己酉陞資憲判工曹且賜土田蓋録奉使勞也差體府副使移戶判兼賑恤使陞正憲嘗入侍請選用志學修行之士冬郭再祐疏論牛溪目之以奸公上章伸辨請削職名又於經筵申請解職皆不許公遂進戒請愛惜畏力節用財貨嚴宮禁杜私門辛亥五劉乞免又請減燕市貿易之物

又三告再疏辭皆賜優批壬子加崇政大夫録壬辰扈從分朝勞策勳二等封檜原府院君上劄辭癸丑二月又三告上劄乞免五月被臺劾先是徐羊甲沈友英朴應犀等結爲死黨行刼商貨事覺將刑爾瞻與李昌後韓希吉等謀唆應犀從獄中上變誣國舅金悌男於是鞫獄大起有朴宗仁者嘗出入公門而牽連被逮羊甲等言宗仁銀子接置公家兩司論啓甚急遂罷職爾瞻等又嗾鄭浹誣告公及月沙李公仙源金公及七臣等俱與悌男爲逆謀於是諸公被逮削職命放歸田里未幾中道付處又未幾謫配瓮津縣越三年丁巳三月十四日卒得年五十六其五

月葬于揚州西山之先兆夫人先没而葬于公墓之左麓　天啓三年癸亥　仁祖大王即位例削昏朝勳籍故公亦罷封爵更　贈右議政己巳　賜謚文敏公公檜原人七代祖石奇麗氏朝官平章四世而有判工曹者曰衡謚莊武於公爲曾祖祖瑗別提考大受正郎以洼書　明宣之際善處變有大名妣郭氏寺正懷英女二世以公貴皆　贈顯秩公天資端慤器宇英秀忠孝出天誠敬備至當官處事切不以利害禍福動其毫髮爾瞻始有名聲公明知其隱微不與假借又阻其清望子弟危之勸公少解其慍公不聽及癸丑獄起爾瞻遣所親誘怵公曰我置死生

於度外耳以故兇徒並皆切齒得禍最酷而公不悔也光海初有同氣獄公歎曰初政如此不出十年國其亡乎其言一皆驗焉噫以公之才識負一世重名苟能遭遇　明時擔當斯世則其所成就何可量也惟其自守介石不能俯仰三入三黜終身坎壈而年又不永豈非命也月沙李公狀公行曰不可奪之節不可及之識固已冠冕士流而進退雍容於夷險忠信表著於蠻貊其遺風餘韻足以立懦廉頑象村申公銘其壙曰皎然如青天白日琅然如椎金琢玉蠻夷服其忠信奴隸知其清明茲豈非不倚形而立不恃力而生關國家世運之盛衰者耶嗚呼二公可謂

知德而善形容者歟然不本其父兄師友則非厚道也苟非成文簡淵源惡能與於此哉李夫人濡染庭訓梱範咸宜有一女適應教沈光世公取弟惕子一皓爲子登第爲義州府尹丙丁亂後尊周之義炳然如丹卒以此死於兇虜士林久益痛惋豈亦遺教也歟側室女二人應教四男櫶進士檍僉知櫶府使揔府尹二女適判書林壇郡守李楫義州長男玧文科今爲承旨次琡早夭季曰璡參奉甚有文行常痛父非命血泣寃號早沒其世女婿進士申炅大司憲李敏廸參判李選右議政金錫胄也承旨男夏英女婿趙龜祥朴泰逵參奉男夏臣夏民夏弼夏民出爲仲

父後女婿洪致祥申進士女婿尹誠李大憲男判書
師命孚命校理顧命益命女婿金萬堅金道濟李參
判男祥輝瑞輝慶輝女婿洪禹寧金議政男參奉道
淵余少時略識義州公後與其二子相視得聞公平
生甚詳其季嘗泣而言曰象村之銘作於光海之世
語多忌諱今不可示人矣家兄嘗欲謁於清陰先生
而未果願以此奉託余嘉其誠意而應曰諾今其長
公見時烈而申之曰亡弟之誠其忍負諸余收淚而
言曰然且申李二公之言固入人肝膈而其曰光海
罪公而亦稱公耿介剛直者尤足以信公於來世矣
公門人金友淹諸公立祠於公所居公州之滄江而

俎豆之有　宣賜恩額李參判有遺事一遍辨公誣甚晳云銘曰

嗟惟秋浦應時而生從事儒賢辨志雖經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因性而學其理益親惟公事　君服義以死廣川剖判愈於孟氏蓋朱子訓確然不易在　宣廟世孽虜肆逆　陵栢帶憤公痛其哭曰此讐奴忍戴天一　天子有命我難自必鯨波萬里所仗忠信蠻貊可行身道相殉和事不成　上意還慊朝言不諒謂　君命辱世道變遑父師被誣公又直前不貳不虞詳言以訟乃遭彈劾歸歟故里俯仰無怍白江空明可以洩猶我林深深我稼油油事　君事師我

義既盡由此推內內行克允周流十載又一翻覆官
隋極品身登麟閣旋嬰黑索仍謫海曲四載湘濱卒
以柩歸國政大亂旻天疾威公之伸屈卽世汙隆我
撮始終以垂無窮

月川府院君李公神道碑

壬辰延安之戰載在 國乘野史至今談之者莫不
壯其事偉其忠而如見其人焉今觀李公行狀一通
又知公之忠勇性於天養於素而非一朝臨亂慷慨
者比也公諱廷馣字仲薰上世有諱平佐羅祖賜籍
于慶州歷高麗入 本朝世有聞人曾祖諱苔登第
嘗爲獻納有諫臣風卒官監正祖諱達尊進士考諱

宕社稷令始爲訓導官多所成就姚義城金氏通政應辰之女公生而聰慧八歲能屬文十二三已有能詩聲十八進士十九魁課試二十一及第由槐院爲翰林注書陞典籍爲工禮曹佐郎　明廟甍遷　詔使王公爲諸公所任吉凶儀節多所講定改兵曹郎歷全羅咸鏡京畿都事間爲禮兵刑正郎兼知製教奉　命覆審江原京畿災傷爲正言請削乙巳僞勳爲持平欲論當路不法事當路覺之駁遞之以直講兼春秋館與修　明廟實錄自後出爲延安長湍楊州平山入則爲諸司官低徊兄散者十三年其在延安決大訟權貴人銜之卽棄歸在楊州大修鄉校

及道峰書院祭未栗谷先生建白設纂修廳招集文學人公與焉拜掌令司成掌樂正遭喪服除復正諸司　朝廷以倭奴爲憂拜公東萊府使秀吉遣使來先是倭人之來宮吏多賂賄公與邊將約束痛絶又所給倭人稅米例和水使賑以足其數過海則爛不堪食公以爲此非誠信交隣之道卽禁切之瓜遞爲判決事折訟不顧勢力家拜大司諫承旨工曹參議自後多在政院爲承旨矣壬辰四月倭寇猝至公時爲吏曹參議語夫人曰國事至此不如自盡遂經于房裏賴救者不死時　大駕已西幸公追及於松都公弟廷馨爲松都留守請曰臣兄無職事願與同事

許之　大駕既向關西公知松都難守負母夫人過
延安延安人喜迎曰是我舊使君也時賊入海西通
誘列邑曰迎者賞逃者斬以是吏民牛酒市歸公遂
傳檄遠近諭以逆順仍招集義旅金公德誠趙公廷
堅等來會遂得數千官兵　王世子聞之便宜拜公
招討使公遂入延安城建大將旗書奮忠討賊四字
賊乘未備悉收諸屯賊來攻烟焰漲天人皆勸公避
去公奮曰經幄老臣既不執鞚從　君則當乘一障
以效死豈可苟活況諭民入城何忍棄之遂下令曰
不願留者皆去仍令奴積草而坐曰城陷汝便火之
城中皆感奮賊遂四合聲振天地公益安閑無怖色

夜半令吹角諸軍及老弱男女皆呐喊以應之若將
出戰然賊甚疑懼乃作飛樓俯臨城中公以大砲中
碎之賊又積草填塹四面蟻附公預作灼鐵大炬一
齊投下忽東風大作烟焰衝發賊大挫却公簡銳突
出斬獲甚多賊復百道攻城公隨機應變殺傷無數
賊不能支焚尸宵遁公遣兵追之獲其所掠以與士
卒　特旨起授同知中樞府事　贈官其考　王世
子亦下書褒美初公獻捷只曰賊某日圍城某日解
去論者服其不伐自是遠近聞風皆據營壘以禦賊
賊退據白川自秋至翌年春日來索戰知不可犯遂
棄白川遁去以兵曹參判　召至　行在俄拜全州

府尹旋爲全羅監司　天將顧養謙主和將　奏封秀吉欲令我同　奏公上其事　上怒欲罪公賴牛溪及諸宰只遞職旋復授全州府尹擒誅土賊鞫僞伏移按忠清道會李夢鶴叛既平臺諫劾公濫殺已而　上超加知中樞府事兼黃海道都巡察使　陛辭　引見慰諭解賜貂裘丁酉以事罷母夫人歿于僑居會倭寇再逞有　命起復辭　不許俾守延安公上劄論時事十條不報賊退還喪次服闋屢辭除命仍居鄉里每朔望朝服望　闕拜庚子　懿仁王后薨入臨還其年九月十日卒將卒自書二挽以見志享年六十公自少有忠孝大節聰明秀發目光

炯然觀書五行俱下讀不過五遍終身不忘未娶有
醜而貴者求以妻之公不許尹元衡居比隣要相見
亦不肯又知鄭汝立兇悖舉世推許而公痛絕之坐
枳仕途而不悔也　天將劉綎贈公白金公不敢受
封納　朝廷立　朝四十餘年而卒之日無礪石之
資有喪禮抄讀易考證倭變抄詩文若干卷其餘著
述皆失於兵火自號四留居士後改以退憂夫人坡
平尹氏光富之女仁善好施與先沒而祔焉公事親
人稱老萊子復生而公則曰緊內之助云男澤縣監
浦　贈刑曹正郎濬直長津　贈工曹佐郎沔奉事
二女適宋廷光尹淑縣監男慶長慶成壻守門將孫

虎臣趙庭堅文科申易于刑曹妻閔氏遇賊死節男
慶胤壻吳慶餘直長壻司藝鄭道亨沈誼工曹男慶
蘭奉事男慶久慶厚慶隆壻羅孝彭執義成台耆鄭
維讚宋廷光男以隆以昌以亨壻金自躍林茂李深
根尹淑壻俞企曾也公没後録勳追贈左議政月川
府院君謚忠穆又 特命旌閭延安人爲立祠春秋俎
豆焉公後承甚多長魯孫武科承旨靖賢而無嗣爲
其後而主公祀者慶蘭孫希賢也今請文樹碑者慶
隆及司藝男經歷鄭勖也余先人每言壬辰四月三十
日曉將詣 闕下公策馬西走謂曰 大駕出而亦使
吾輩不知矣於是始知 上夜發也因涕泣言當時事

矣今茲序公悅如隔前晨矣竊不勝愴然而悲也銘曰
公始在家文藝孝友其在　王朝頴然固守逢世之
亂乃奮身手詩書干櫓仁義介胄用不缺折功莫與
懋　聖主褒加而公不有雖不有之卒還其垢故於
登庸人先已後喪亂纔平長城遽頹　上思其忠率
有榮哀丹書鐵券追上雲臺非公所期實惟倘來我
觀厥成以究根基苟無其孝忠焉用移既全其德慶
譽無虧錢浦之東寺前江月是公遺詞千古瑩澈

谿谷張公神道碑

國朝文獻至　宣廟時大備屈於昏朝而復伸於
仁祖之際然論其冠冕一代掩迹麗羅浸淫乎趙宋

之世者惟谿谷文忠公其人也公諱維字持國德水之張出自中國元時有舜龍來仕高麗官至贊成事德城府院君高祖玉擢壯元及第曾祖任重掌隷院司議祖逸縣監考雲翼刑曹判書盖自高曾以至判書公皆以文名世判書公娶判尹朴崇元女朴夫人夢旭日照身俄而日入懷中而公以 萬曆丁亥十二月二十五日生于宣川府之衙廨判書公敬長公公五歲傍聽而便解十歲悉誦經書十五請業于尹月汀根壽又從文元公金先生長生學先生嘗曰聰睿力學見解超詣將不可量也因以斯文之責期勉焉十六旁通諸史子集十九赴場屋時文名已大起

舉子趾齒而來叩公酬應不窮無所隱伏人大服其識度遂占解元二十中進士公自幼以局藝爲少遂讀濂洛諸書尋究義理之奥作陰符經解以正諸家之謬光海己酉闈大科隸承文院兼侍講院說書槐院當簡新進公與同志斥去權貴子弟會修隙者泥公史薦越三年始拜間爲注書壬子坐誣獄罷公年十三己丧判書公至是奉母夫人屏處于安山田廬沉潛經傳樂而忘憂時　母后幽辱彝倫斁敗諸公有反正議公爲贊謨畫　仁廟御極復入史館陞與籍由禮曹郎遷吏曹凡所財品大愜輿議　賜暇讀書選入玉堂承　命廉察湖南誠心究訪宿弊如洗

陞正郎策勳二等鄭公經世　筵白公文學才識當今第一　上特加通政拜兵曹參知蓋公初心只以綱常晦塞思正人理而已而功名非其意也既復命力辭　不許差籌司堂上李适叛扈　駕南下路拜大司諫勳貴有負犯論劾不撓用羈勒勞階嘉善疏封新豐君諫職仍舊劄陳頻　御經筵輔翼　世子之道移大司憲病免由大司成還拜大司諫遷吏曹參判是時　新化未久因循泄沓治效日遠公上疏曰天下之道有其志然後有其事有其事然後有其效古昔帝王各有一代規模三王行仁義五伯假之汙隆雖異皆能以實心行實事其致一也　殿下

循塗守轍踵常襲舊任聰明於文簿局智慮於規例用人不分賢邪作事罔念經遠其幽獨敬肆之分本源操捨之間果能以實心致實功乎伏願開廣志趣樹立規模以古先哲王爲標準以修齊治平爲己任夫人君一喜慍一予奪而物之榮辱死生係焉苟非有恢廓之度曷有以處崇高之地故曰山藪藏疾川澤納汚國君含垢此至論也　殿下臨御之始從諫弗咈幾乎轉圜而識者猶慮其出於勉强逮至近日輒以訑訑之色待之甚至加之以情外之罪名震之以過當之　嚴命夫人臣敢言者是猶攀天而觸雷霆其事誠難其志可嘉而乃反屑屑然較長短競曲

直必欲伸己而屈人是何示人不廣也伏願虛心易氣容受盡言要使衆美畢集協于克一焉夫人君所惡莫如朋黨其在于今又是病國膏肓然其去之要唯在明與平耳明則枉直不蔽平則舉措無失能是二者何憂其難去哉竊闚　聖明惡之太甚故因有所過疑折之太急故不察其本情唯茲一念既成偏係方寸虛明之中有所障礙故發於事爲者多不得其平矣伏願宅心如水虛明鑒物無偏無黨會極歸極焉論者以爲中興第一疏云自是連拜大司諫大司憲弘文館副提學成均館大司成或爲吏曹參判丙寅　上遭私親喪鄭公經世引君之母非夫人

以爲　上服當總公曰禮所言是父之妾也今日之禮異於是鄭公大悟其誤時延平李公貴完城崔公鳴吉以爲　上是爲祖後非爲人後既存父子之稱當服三年公曰稱父固是父在爲母猶降杖朞今　上既承大統與祖爲體宜倣父在爲母之服朝議遂定既葬又稱墓爲園公又上劄論其非初文元公極以稱父爲非曰既已稱父則當服三年又當入　廟矣公亦辨論往復終守己見有冬雷之變公又劄論以爲雷者天之威怒十月純陰之時乃復發動是失時而妄動也推原象類則得無有號令失當威怒過中者歟願隨事省察焉丁卯虜至隨　駕入江都時

國勢不振强副要盟虜使劉海華人也能文巧黠其進見時　上坐榻上不動海勃然却立不肯前左右惶駭公進曰彼無禮請麾使出去海亦色惴而自挫就座成禮而出約定請　上毋聽且就海力爭竟以大臣事謂當許之公請　上毋聽且就海力爭竟以大臣主焉方海定約時以絕　天朝爲第一條公大言痛斥海舉論語管仲不死子糾孔子稱仁語以誘愧之舌人不能曉解公以字音語脉得其意卽舉論語自古皆有死人無信不立以折之後海復歸正每言我國得體衮都督崇煥亦間知之每見我使亟言當時事必曰張侍郎何官安否何如虜旣退復使我不害

大統年號朝廷强從之公慨然論之曰和議之始事關　天朝者死不可從舉國臣民皆知　聖意堅定矣何至輕自動勤以喪所守哉事大之道年號最大一番差謬後無及矣　上竟從公言　幸還特拜吏曹判書三上辭劄　批曰卿有才有學有德有行實協輿情公遂以世道自任恢張公道仕路清肅　詔使至特以公爲遠接使非文衡而任此曾未有焉　詔使不果來戊辰遂兼兩館大提學興陽縣監鄭弘任囚治內司人忤　旨罷推公極言人主不當有私財庶私人仍舉楚靈王容申無宇事　上溫批以答時被虜人有逃還者朝廷畏虜嚇欲刷送公亟劄陳

其不可曰此天理人情之所不忍爲昔平原君一公子也身執於秦猶不肯出魏齊今以堂堂國家忍爲醜虜之一言棄我赤子委之虎口也諸議不以爲是公復條六說爭以去就至曰異日賊至何面目發號施令令執干戈以抗賊乎公以此與時議脫兢辭遞爲議政府右參贊天旱上劄曰　殿下循常守舊不奮大有爲之志以爲謹守規例精察簿書無大闕失無大奸慝不失爲小康然此在昇平之世尚有不進則退之憂矣今　殿下所處是何等時刻苦如何踐節儉如衛文延攬英雄如漢光勵精圖治如唐宗猶恐未足以濟以今觀之得無近於泄泄沓沓乎帝王

之學不外乎大學之綱條中庸之九經若能辨得有爲之志則舉此以措而有餘矣不然書自書道自道而心自心無以異於俗儒之出口入耳矣聖人有言曰不患寡而患不均均者公而已人主不當畜私財今內需司私財之府也然其初必關吏曹蓋倣周制欲令冢宰與知人主財用以示官府一體之意也今內需之官宦寺賤隸也本源一差末流之弊無所不有伏願必使吏曹參署政院出納以昭平明之理人有恒言國之言路猶人之血脉也血脉壅則人病言路塞則國亡粤自　臨御以來以言獲罪者非止一二觸忤　殿下則不悅觸忤宰執則不悅故臺閣之

上稜骨消軟直氣摧沮轉移之機只在　殿下能使屈者伸塞者通則人心大悅國脉靈長矣又以大司憲上劄極論　懋聖學聽言安民之道其聖學說曰君道有體用修己安民而已人君以眇然一身處億兆之上而爲之表準故必極其正而後可以責人之不正極其公而後可以責人之不公極其誠而後可以責人之不誠洪範所謂建極是也然求其所以致此者亦有學焉而已帝王之學雖與韋布不同然其立志欲真切窮理欲精密踐履欲篤實則無以異也而人君內有衆欲之交攻外有萬務之沓至其心易以撓奪其事難以專一講劘啓沃之益只在於　經

筵於是急焉無可幾矣　殿下自卽阼之初開筵講學不能如　祖宗故事至于近日漸就稀濶　臨筵之際務尚簡默未嘗從容咨叩輟講還內則所與處者宮妾窄寺也如是而欲望進德修業無乃已疎乎求其病源則都在於　聖志之不立志不立則學不進學不進則德不成德不成則其發於心術政令者舉皆偏倚謬戾不得其正若能翻然改圖奮然發憤以聖賢爲必可學三代爲必可至數御　經筵專精研究存之於心體之於身推之於事持之以不息行之以誠實則德安有不成而治安有不興乎公前後勸戒皆不出此兩劄之意矣已已羅公萬甲以讜直

忤　旨竄逐公伸救甚力　上謫授公羅州牧使大
臣卿宰三司合辭爭執皆不能得羅物衆地大又遠
王化公視民如傷道德齊禮民俗風動時事大交鄰
辭命繁夥　上曰張某之文可思李月沙廷龜金公
槃啓曰張某文章得之經學辭理俱到且其識見明
遂自中機宜聖人所稱草創潤色此眞其人也庚午
八月召入以刑曹判書曹務亦無悠滯　上將崇奉
章陵公時長憲府作典禮問答八條隨劄投進不報
時　上意益決而公復爲宗伯兼大提學公以爲此
事皆關本曹不可違心奉行抗論得遞嘗入　侍又
陳辨其是非極其詳雅　上雖面諭勤懇而終不撓

館學儒生亦因爭論而捲堂公請　上屈己慰諭以扶元氣天將黃龍爲島衆所囚朝廷諭以逆順島衆感悔效順其檄文公所製也壬申　上竟崇奉　章陵公自劾曰宋朝濮議時呂誨范鎭次第貶降不如是無以定朝家之是非明士夫之進退也況今大禮時該用文字必及於臣身辭而不承則是廢職也强而爲之則是枉志也廢職則不恪枉志則不直乞解職名　不許　仁穆大妃薨撰進　哀冊及誌文以例進階由大司憲又拜吏曹判書時當禮訟後上下僚友凝貳散漫公務在調停秉心平允無何以疾辭遞自是不復任世道識者恨其未盡底蘊丙子從難

于南漢城要所以救　君父之禍者無所不用其極隨　駕還都始聞母夫人沒於江都既葬返哭　上命起復而拜議政府右議政公驚惶欲死灑血乞免上必欲奪情加以隆禮者迥出今古公遂舁出墓側前後十八疏始　許公哀年執喪不怠不解疾漸劇遂以戊寅三月十七日卒◆公天資近道英睿夙成清明溫粹寬厚和平然有制而不流無詭於規度早從儒賢得聞學問之方始以讀書爲窮格之要而其讀書之法不强探以求通不穿鑿以爲說先求文義之所安以求理趣之所適使古作者之意如出於己心故文從字順各職其職而我之見識昭明洞澈無有

隔礙金先生嘗曰持國見解雖古儒賢罕有及焉每有所疑必與往復公洒然論說如不經意而辭理俱到先生多捨己見而從之公於書既無不通皆爲受用逢源之資故體驗自深踐履自篤矣以故其內行純茂事母夫人無一毫不順其意敬待伯氏如奉嚴父嘗疾病躬嘗湯藥閨門至密之間不舍謹獨之功御下極其慈接人極其恭祭祀之禮一毫有違則終日不能安愛君憂國出於至誠不問家事而無一念不在朝廷常優餘謙退言若不出口而義所當爲則身犯雷霆雖賁育不能奪辭受之節甚嚴人不敢以非義相試以故勳勞卿相兼且連姻　王室而蕭然

若寒士家視世之富厚酣豢不啻若浼焉然同朝無忌嫉者蓋公深厚渾融不以善自多也嘗謂天下大本在人主一心又以天德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每爲上反復陳戒曰人臣不以格君心爲先而徒規規於事爲者皆苟而已故正心誠意修己安人之說不絕於進講之時不以瀆告爲嫌也又論事懸合有同龜著蓋書通而理自明理外無物故也最以文與道判以爲二爲末學之陋此韓歐之所不免而朱子之所深斥者也或以公爲或不專主於儒道豈公始以高明之故嘗喜禪道之空虛靜一耶亦豈有晚年終不能會極耶或又疑公不當擬進某文字蓋公自丁卯

之變尊周之義炳若日星於此文字猶用鄭楚匈夷
爭以自伸幾致生事而不悔蓋公於此自以爲罪我
知我矣噫其亦感矣或謂公亦如韓子之因文悟道
亦非也公幼從先師知本末賓主之致自知循序用
力之方矣惟公所論中庸略異於朱子章句然此則
公於此偶有所疑而不敢强故不免有所憤悱而其
辭遜其禮恭此實朱子之所嘗許者豈若溫陵象山
輩强立異說求與爭衡者之比哉惟盡讀古今書者
而後庶可以論公也若論其文章則渾浩流轉泊然
而止中藏萬物變化無窮然必依於經訓理勝義正
不爲空言其視明朝鉅公震耀張皇自謂並駕馬韓

而無其實者公蓋將姑舍是矣是蓋上窺韓歐而義理則主於程朱故上下五六百年間無可與軒輊者矣嗚呼盛哉夫以歐公之博洽劉原父猶病其不讀書而公亦時議其失使劉公而論公則又未知以爲如何也士生偏邦不得與於 中朝文獻可嘅也已

夫人金氏文忠公仙源相國之女端粹貞靜謙恭愼畏克成內治以媲敦德男善澂文科判書一女卽我仁宣聖母也公沒時有晴虹數十丈橫跨屋上如公之適來適去豈無徵應也有文集幾卷行于世其演連珠數十篇屬纊前一日絕筆也 上追贈領議政賜謚文忠墓在安山月谷里前有 御題表額而神

遣顯刻則久未遑也今年春　聖母臨蒞與　顯宗大王同　命善澂使徵文於賤臣時烈時烈以謏聞淺識皇恐不敢當而亦不敢終辭謹論次如右而若其贊揚善美則非其任故謹撫一時名卿鉅公之論則白沙李公恒福盛時公年甚少而白沙曰某之文章德行雖置於聖門諸子可與伯仲矣權石洲韓則曰坦蕩明白表裏洞然文不如其人矣如申象村欽李月沙廷龜鄭守夢賚莫不折行輩以交曰如祥麟瑞鳳或曰不失赤子之心者惟某庶幾焉或以爲可託六尺之孤或以爲當與三代人並論惟此數語者後世尚論者庶幾摠之而稱停焉銘曰

有宋歐陽繼昌黎賢而二子生在程朱先惟公則後探討其書因茲沿溯遂理緒餘然後汎濫九流百氏以一心微百千古秘地負海涵溥博浩瀚之言之行其源寔逢在家在邦孰有忞恫維昔宋人要晦翁云正心誠意上所厭聞晦翁曰咨捨此伊何惟公啓沃諒亦靡他雖云死法莫如斯活縱曰常談其玅孰埒雖韓歐說震耀今古原其實理豈無賓主惟公所學寔有本末所以文元不厭商確俱收並蓄公固有之而豈徒多實闕殆疑況其初晚不無異同惟百世人究厥始終